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70, No. 1376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CBETA 掃瞄辨識

No. 1376-A癡絕禪師語錄序

徑山癡絕禪師既示寂。其徒了源。以師平生提唱語一編。示錫山尤焞曰。子知吾師者。盍為敘引以傳。余晚識師。得其數語受用。因不復辭。余觀近世尊宿語錄。多成窠臼。惟癡絕師。獨較些子。蓋其得處超軼。用處灑落。故平生室中。不許人下語。專以此著。羅龍打鳳。而學者鮮能湊泊。門庭高峻。屹然宗匠之靈光。今也則亡。徒存劒迹。非其種草。孰識苦心。必有護持。流通久遠矣。淳祐辛亥。端午日木石序。

癡絕和尚語錄目次

序

卷上嘉興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

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

雪峯崇聖禪寺語錄

慶元府天童景德禪寺語錄

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

平江府覺城山法華禪寺開山語錄

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

普說

法語

讚偈頌

卷下普說

法語

龕銘

行狀

跋

補遺

No. 1376

癡絕和尚語錄卷上

癡絕和尚住嘉興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

侍者 智沂 編

師於嘉定己卯。五月二十日。入院。

指三門云。我此一門。全無肯路。是汝諸人。如何進步。乃彈指一下云。入。

入佛殿云。孰名為佛。禮者是誰。設或未辨端倪。看四稜塌地。謾汝諸人去也。便禮拜。

據方丈云。大凡據此床榻。提持箇事。如孫武令。商君法。有死無犯。然雖如是。盡法無民。

指法座云。正令當行。十方坐斷。作禮須彌燈王。討什麼碗。

祝 聖罷。復拈香云。三世諸佛。盡力提持不起。歷代祖師。瞻仰有分。諸方老宿。卒討頭鼻不著。獨有二十年前。鄱陽東湖曹源老人。較些子。不免當陽拈出。一任天下人貶剝。便就座。

僧問。古人道。且向未相見已前薦取。還有為人處也無。師云。無為人處。進云。劔甲未施。賊身已露。師云。上座敗闕愈甚。進云。學人今日。未問答已前。與和尚相見。還相契麼。師云。劔甲未施。賊身已露。進云。作家宗師。師云。不要茶糊人好。進云。和尚未見曹源時如何。師云。遂寧出鉢盂。進云。見後如何。師云。鉢盂口向天。進云。見與未見時如何。師云。三人證龜成鱉。進云。捉敗這新長老了也。師云。賊賊。僧禮拜 師驀拈拄杖。示眾云。拄杖頭邊宇宙空。去留千聖覓無蹤。直饒未舉知端的。猶隔白雲千萬重。乃豎起云。看看。世界未形。生佛未具已前底消息。盡在這裏。沖上座尋常只獨善其身。可曾拈出。今日人天普集。既遇至鑑難逃。不免當陽揭示。與盡大地人。同一受用去也。乃於左邊。卓一下云。這裏見得徹去。把定佛祖咽喉。右邊卓一下云。這裏見得徹去。穿天下衲僧鼻孔。乃於中間。卓一下云。這裏見得徹去。堪報不報之恩。共助無為之化。正當恁麼時。且道功歸何所。乃當面劃一劃云。三邊喜得渾無事。四海謳歌賀太平 復舉。羅山入院上堂。纔攬衣欲坐。便云珍重。良久却回云。未識底。近前來。時有僧。纔出禮拜。山云。也大苦。僧禮拜起云。某甲咨和尚。羅山便喝出。師云。垂鈎四海。只釣獰龍。羅山老人。當時珍重便休。却較些子。及乎却回。道箇未識底近前來。心肝五臟。盡被這僧覷破。然雖如是。天高群象正。海闊百川朝。

當晚小參。問答罷。師云。摩竭提國。乃拍禪床一下云。親行此令。若是摩霄俊鷗。自合知時。其或尚留觀聽。沖上座。不惜這一條窮性命子。將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盡情打開。颺在鬧市叢中。左眼半斤。右眼八兩。在衲僧無星秤子上。秤斤定兩。一點瞞諸人不得。便見新光孝敗缺。不同小小。其或未然。快便難逢。更謾諸人。一上去也。復拍禪床。一下云。且置是事。

復舉。寶公令人傳語思大云。何不下山。教化眾生。一向目視霄漢。作什麼。思大云。三世諸佛。被我一口吞盡。何處更有眾生可度。師云。寶公教人作竊。不是好

心。思大口欸未招。贓物先露。二大老。雖則名喧宇宙。價重一時。點檢將來。驀拈拄杖。卓一下云。總未知有這一著在。

上堂。盡乾坤大地。無絲毫許大。是汝諸人。橫擔拄杖。繞四世界行脚。道我無處不到。無事不知。且道西天那蘭陀寺。戒賢論師。今日說什麼法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舉風穴示眾云。若立一塵。家國興盛。野老輦蹙。不立一塵。家國喪亡。野老謳歌。於此明得。闍梨無分。全是老僧。於此不明。老僧即是闍梨。闍梨與老僧。亦能迷却天下人。亦能悟却天下人。欲識闍梨麼。左邊拍一拍云。這裏是。欲識老僧麼。右邊拍一拍云。這裏是。

師云。揖讓之水。尚污牛腹。干戈之粟。豈可溷夷齊之口。這裏覷破光孝敗缺處。便見風穴老人。未有主在。只如左邊一拍。即且止。右邊一拍。落在什麼處。不是張華眼。徒窺射斗光。下座。

上堂。十字街頭。有條活路。沒量大人。不知落處。無落處。擬欲追蹤。西天此土。

上堂。眾生為解礙。菩薩未離覺。驀召大眾云。還會麼。隘與不恭。君子不由也。

上堂。窮則變。變則通。拈燈籠向佛殿裏。將三門向燈籠上。則是人知有。只如文殊。是七佛之師。因什麼出女子定不得。

中秋上堂。驀拈拄杖云。今日中秋節。拄杖為人切。劃一劃云。撥開千嶂雲。打一圓相云。放出一輪月。光未生時薦得親。依然眼裏重添屑。靠拄杖下座。

上堂。舉廓侍者問德山。從上諸聖。向什麼處去。山云。作麼作麼。廓云。勅點飛龍馬。跛鱉出頭來。山休去。明日浴出。廓過茶與山。山拊廓背云。昨日公案如何。廓云這老漢。今日方始鱉地。

師云。編虎鬚撩虎尾。則不無這僧。幾不免於虎口。老德山雖則徹底放憨。要且瞞光孝眼不得。

上堂。盡大地是諸人本來面目。因什麼。眼不見鼻孔。直饒個儻分明。未免錯認驢鞍橋。作阿爺下頷。且世界未立。父母未生已前。如何通信。良久云。少年曾決龍蛇陣。老倒慵聽稚子歌。

謝首座藏主維那上堂。砧椎未動已前。一大藏教。字義炳然。三世諸佛。口挂壁上。正常恁麼時。且道。是誰家風月。人天眼目。古今榜樣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凡所有相。皆是虛妄。懷州牛喫禾。益州馬腹脹。若見諸相非相。即見如來。一切難捨。無過己財。驀舉拂子。召大眾云。釋迦老子來也。還見麼。良久云。巡堂喫茶去。

上堂。舉達磨大師頌云。吾本來茲土。傳法救迷情。一華開五葉。結果自然成。師云。以左道惑民。必殺無赦。然雖如是。不因柳毅傳書信。爭見龍王宮殿深。

久雨上堂。拈拄杖。畫圓相。召大眾云。還見麼。赫日當空。擲下拄杖云。群陰自伏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舉法眼示眾云。盡十方世界。皎皎地。無一絲頭。若有一絲頭。即是一絲頭。師云。歷相六國。未是良謀。餓死首陽。豈為奇策。古人鬼家活計。為諸人。點破了也。還知光孝立地處麼。良久云。縣古槐根出。官清馬骨高。

源首座至上堂。一不得向。二不得背。絲毫及不盡。古鏡生瑕類。驀拈拄杖云。拈起鐵蒺[廿/梨]。卓一下云。一時俱擊碎。擲下拄杖云。從教大地黑漫漫。它家自有通人會。

上堂。會則事同一家。拍禪床一下云。且道浮幢王剎海外。還有這箇消息也無。不會則萬別千差。衲僧家。行但行坐但坐。萬別千差。有什麼過。良久云參。

上堂。盡大地。是諸人自己。草芥人畜。向甚處著。直饒見得透脫。正是老鼠孔裏作活計。左邊拍禪床一下云。拈向這邊著。只如常啼菩薩。賣却心肝。畢竟教誰學般若。良久云。罪不重科。

上堂。正人說邪法。邪法悉皆正。邪人說正法。正法悉皆邪。驀召大眾云。與其譽堯而非桀。孰若兩忘。而化於道。然雖如是。時人應笑我。解笑者還稀。

聖節上堂。瑞慶聖節。不免講一遍人王護國經。祝延聖壽。乃豎起拂子。召大眾云。將釋此經。大分為二。以拂子。擊禪床左邊云。初解題目。右邊擊一下云。後釋本文。以拂子。中間點一點云。本文之中。分之為三。其三者何。擲下拂子。叉手而立。萬歲。萬歲。萬萬歲。

上堂。上士一決一切了。打野榷漢。有什麼限。中下聞之多不信。遶四天下。覓箇不信底。直是萬中無一。何故。清茶淡話難為友。濁酒狂歌易得朋。

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

建康府清涼山廣慧禪寺住持嗣法門人 (悟開)

等編

指三門。燒香。召大眾云。要入此門。初無方便。須是諸人。脚尖具眼。苟或未然。客情步步隨人轉。

入佛殿。以香指佛云。古釋迦不先。自指云。今彌勒不後。乃燒香云。禮拜燒香一線通。從教笑破衲僧口。

方丈據坐。顧視大眾云。摩竭提國。親行此令。盡大地人。喪身失命。且道。新蔣山。眉毛在麼。喝一喝便起。

指法座云。坐斷毗盧頂。踏翻千差路。須彌燈王。無插足處。乃驟步登座拈香祝聖罷。乃斂衣就坐。

僧問。記得興化開堂。示眾云。此一瓣香。本為三聖。三聖為我太孤。意旨如何。師云。欸出囚口。進云。只欲承嗣大覺。大覺為我太賒。又作麼生。師云。再犯不容。進云。後來道。若不得大覺打我。爭見臨濟在黃蘗處。喫棒底消息響。師云。敗缺愈甚。進云。祇如臨濟在黃蘗處。得箇什麼。師云。踏著秤鎚硬似鐵。進云。既是大覺處喫棒。因什麼。嗣佗臨濟。師云。知恩方解報恩。進云。未審師唱誰家曲。宗風嗣阿誰。師云。上座耳聾那。進云。和尚是得一翁力。得曹源力。師云。一任天下人貶剝。進云。不因夜來鴈。爭見海門秋。師云。賊賊。進云。作家宗師。便禮拜。

師迺云。瓶錫當年寄此間。山雲冉冉水潺潺。而今重到經行處。一會水雲猶儼然。記得二十年前在此。從寶公大士處。得一段奇特因緣。大包剎海而無間。細入隣虛而不遺。以之安時處順。目視霄漢。則泰然自足。以之應人接物。裁事制變。則綽然有餘。當時理會不得。如今理會得也。准擬略露些兒。應箇時節。纔入門來。被鐘魚鼓板。惑亂一上。卒討頭鼻不著。縱有通天作略。也無施展處。然雖如是。誰言卞璧無人鑑。我道驪珠到處晶。

復舉。興化示眾云。我逢人則出。出則不為人。三聖道。我逢人則不出。出則便為人。後來真淨和尚云。看這兩箇老古錐。竊得臨濟些子活計。各自分疆列界。明眼衲僧。只得好笑。

師云。真淨恁麼批判。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亦使明眼衲僧。只得好笑。殊不知。二大老。共出隻手。破壞臨濟正宗。分文不直。且道新鍾山恁麼批判。還免得明眼衲僧笑也無。試請辨看。

當晚小參。僧問。要得寶山寶。須透圓悟關。情知是衲僧分上事。因甚十箇有五雙。向這裏透不過。師云。却較些子。進云。透關須是透關眼。得寶還佗別寶人。師云。正好喫棒。進云。如何是圓悟關。師云。盡大地人透不過。進云。如何是寶山寶。師云。一鎚擊碎了也。進云。今日一會。盡是透關者。已得寶山寶。且道和尚還肯也無。師云。三十年來。罕逢此間。進云。選佛若無如是眼。假饒千載亦奚為。師云。知心能幾人。僧禮拜。

師迺云。圓悟一關天下險。寶山有寶世間稀。透得關來探得寶。猶落吾家第二機。所以道。透關須具透關眼。得寶須還別寶人。具透關眼。是別寶人。始能透圓悟關。得寶山寶。便可出得一切險難。過得一切誦訛。以自己寶藏。賑濟孤貧。終不將真珠。作豌豆棗却。然雖如是。忽若被蔣山推倒圓悟關。擊碎寶山寶。當恁麼時。設使諸人。總具透關眼。盡是別寶人。到這裏。一箇伎倆。也用不著。何故。千峯勢到嶽邊止。萬派聲歸海上消。

復舉。法燈和尚示眾云。本欲深藏巖寶。遯隱過時。為清涼老人有未了底公案。不免出來。為伊了却。有僧出問云。未審清涼老人。有甚不了底公案。燈拈拄杖打云。祖禰不了。殃及兒孫。僧云。過在甚麼處。燈云。過在我。殃及爾。

師云。大凡宗師家。不出則已。出則無不了底事。看佗法燈。為清淨。了不了底公案。直是三生六十劫。冲上座本志亦然。蓋為曹源老人。有不了底公案。不免出來。為伊了却。有僧出。便歸方丈。忽若道三生六十劫。只對佗道。却許你具一隻眼。

上堂。其為也形。驀拈拄杖云。只這箇是拄杖子。其寂也冥。豎起拄杖。召大眾云。看看。穿却儂鼻孔。換却儂眼睛。三十年後。悟去。始知拄杖功不浪施。靠拄杖下座。

壽慶聖節上堂。聖子問安。恭致采蘭之養。蕤賓紀月。慶鍾毓瑞之辰。厚載有光。羣情胥悅。所以道。振法雷擊法鼓。布慈雲兮洒甘露。只將此法為全提。世世願為諸佛母。

上堂。僧問。心佛及眾生。是三無差別。如何是過去心。師云。放待冷來看。進云。如何是見在心。師云。儂問我答。進云。如何。是未來心。師云。後次上堂。向儂道。進云。如何是過去佛。師云。去年梅。進云。如何是見在佛。師云。今歲柳。進云。如何是未來佛。師云。顏色馨香依舊。進云。如何是過去差別智。乃以拂子。擊禪床左邊。進云。如何是見在差別智。復以拂子。擊禪床右邊。進云。如何是未來差別智。師以拂子。中間點一點。進云。心佛眾生無向背。十方剎海一毫収。僧禮拜。

師乃云。過去心不可得。見在心不可得。未來心不可得。三世既不可得。喚什麼作差別智。若人見得徹去。便見三世諸佛。無一時不在諸人頂[寧*頁]上。轉大法輪。更來這裏。挨肩並足。討什麼碗。以拄杖。一時趕散。

中秋上堂。舉西堂百丈南泉。隨侍馬祖翫月次。大師云。正當恁麼時如何。西堂云。正好供養。百丈云。正好修行。南泉拂袖便行。大師云。經歸藏禪歸海。惟有普願。獨超物外。

師云。知子莫若父。三大老。揣盡家私。向馬大師無星秤子上。秤斤定兩。初無輕重之殊。因什麼却道。普願獨超物外。且道。諍訛在什麼處。

上堂。盡大地。只作一句道却。省錢易飽。喫了還饑。直饒披剝萬象。一一究盡根源。蔣山有棒。未到儂喫在。何故。出身猶自可。脫體道應難。

上堂。舉曹山示眾云。被箇什麼人帶累。直得論劫不聞佛法。師云。吾常於此切。強上座云。佗自不信三寶。有什麼人累得佗。師云。不是苦心人不知。聳上座云。彼中無佛法可聞。師云。佗亦無耳。曹山云。莫是無人傳到彼中麼。師云。設有人傳。佗亦不受。聳云。不是無人傳。只是非佗本有。師云。既非佗本有。且道佗尋常受用箇什麼。山云。如是如是。師云。賺殺一缸人。

師復召大眾云。是則是。麒麟祥鳳。瑞世非珍。擲地金聲。賢者不寶。曹山門下。足可觀光。衲僧門下。更買草鞋行脚始得。

上堂。達磨大師。向少林堆堆地。冷坐九年。不妨令人疑著。及乎為二祖說安心法。性命落在天下人手裏。至今無人點檢得出。然雖如是。一度被蛇傷。怕見斷井索。

請旌忠和尚。充首座上堂。舉黃蘗禪師。在南泉會中。作首座。一日捧鉢盂。於南泉位中坐。泉入堂見。乃問。上座甚年中行道。黃蘗云。威音王已前。泉云。猶是王老師兒孫在。下去。蘗便捧盂。於第二位坐。泉休去。

師云。黃蘗譬如關羽。直入百萬軍陣裏。獨取顏良頭。其奈南泉具網羅天下英雄底籌略。不動干戈。太平坐致。蔣山正要箇人。向鉢位裏坐。下座同大眾。虔誠勸請。

上堂。須彌可裂。海水可竭。若論此事。寧可截舌。

上堂。舉明招到招慶。有度上座。問云。羅山尋常道。諸方盡是麩飯。唯有羅山。一味白飯。兄從羅山來。却展手云。白飯請些子。明招打兩掌。度云。將謂是白飯。元來祇是麩飯。明招云。癡人棒打不死。

度到夜間。舉似諸禪客次。明招近前云不審。度云。今日便是這箇上座下兩掌。時有瑫上座云。不用下掌。就裏許作麼生道。明招云。就裏許也道道。瑫無對。明招云。是儂諸人。一時縛作一束。倒卓向尿躡下。來日相見珍重。

師云。明招雖則如善戰者。攻城隳邑。所當者摧。所嬰者靡。點檢將來。未免逞俊太過。暗中落節。當時度瑫二上座。若善臨機應變。明招也著倒卓在尿躡下。且道。是肯明招。不肯明招。

上堂。舉雪峯敲老觀和尚門。觀云誰。峯云。鳳凰兒。觀云。作什麼。峯云。[豈*鳥]老觀。觀便開門。雪峯方入。被觀把住云道道。峯擬議。觀推出。師云。諸方盡道。老觀門牆壁立。殊不知。門未開時。已被雪峯吞却了也。因什麼却道。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。儂這一隊嚙酒糟漢。向甚處摸索。師云。一等是放憨賣峭。就中較些子。

有老宿云。雪峯徒有此語。當時入不得。如今也入不得。師云。若不是箇老宿。深辨端倪。爭見雪峯功高汗馬。雪竇云。這辜恩負德漢。有甚交涉。當時入不得。豈是教儂入。今既摸索不著。累佗雪峯。俱在老觀門下。師云。雪竇雖則盡力。扶豎雪峯。未免蹉過老宿。

上堂。方丈屋損。寢處不得。常住乏糧。著眾不得。舊逋積如海。無錢還不得。大道在目前。有口說不得。若人透此四重關。堪與諸方為軌則。趙州親見老南泉。觀音院裏有彌勒。

上堂。舉洞山示眾云。這裏直須是句句不斷始得。如長安路上。諸道信耗不絕。若有一道不通。便是不奉於君。此人命似懸絲。師云。李陵生陷虜庭。蘇武牧羊海上。是奉於君。不奉於君。長安路上。信耗是通。是不通。若人辨得。自可隨處作主。

坐致太平。若不然者。命似懸絲。

上堂。聞擊竹而悟道。灼然不會祖師禪。見桃花而不疑。敢保老兄猶未徹。大底真金百煉。要須本分鉗鎚。蔣山今日。當爐不避火迸。敢道仰山玄沙。不曾夢見。香巖靈雲。汗臭氣在。

上堂。舉夾山與定山同行。定山云。生死中無佛。即無生死。師云。黑牛臥死水。夾山云。生死中有佛。即不迷生死。師云。癩馬繫枯椿。二人互相不肯。同上大梅。夾山乃問云。不知那箇親。那箇疎。師云。自家肚皮自家劃。休聽傍人把釣竿。大梅云。一親一疎。師云。作家宗師。天然有在。夾山云。未審那箇親。師云。這漢瞌睡。猶未醒在。大梅云。且去明日來。師云喚不回頭爭奈何。夾山來日。上方丈再問。師云。果然寐語。大梅云。親者不問。問者不親。師云。殺人不用刀。活人不用劍。夾山住院後云。我當初在大梅。失却一隻眼。師云。貧人思舊債。復召大眾云。是汝諸人。還知大梅老子落處麼。良久云。辨龍蛇兮眼何正。擒虎兇兮機不全。

上堂。見前立少物。乃豎起拄杖云。且道這箇。是物不是物。謂是唯識性。切忌喚這箇。作拄杖子。以有所得故。不喚作拄杖子。喚作什麼。非實住唯識。住著即錯。驀召大眾云。假使重重剝得盡。乃卓拄杖一下云。金剛寶劍未饒伊。

上堂。舉鹽官國師。一日喚侍者云。與我將犀牛扇子來。師云。雖是閑家潑具。要且欠佗不得。侍者云。扇子破也。師云。若不破。堪作何用。國師云。還我犀牛兒來。師云。貧兒思舊債。侍者無對。師云。若不是這侍者。幾錯祇對。投子云。不辭將出。恐頭角不全。師云。投子要與侍者。活一隻眼。要且蹉過侍者。雪竇云。我要不全底頭角。師云。大小雪竇。跳侍者圈續不出。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。師云。尾巴已露。雪竇云。犀牛兒猶在。師云。其柰頭角不全。資福畫一圓相。中間書一牛字。師云。草本不勞拈出。雪竇云。適來為什麼不將出。師云。事在。保福云。和尚年尊。別請人好。師云。只恐難為別人。雪竇云。可惜勞而無功。師云。不為分外。

師驀召大眾云。箇一隊老漢。若教佗親得犀牛扇子受用。終不恁麼窮煎餓炒。汝等諸人。還曾得受用也無。各請歸堂。點檢看。

上堂。舉米倉和尚。有僧來參。遶禪床三匝。擊禪床云。不見主人翁。更不參堂去。米云。情識甚處去來。僧云。果然不在。米便打。僧云。幾落情識。呵呵大笑。米云村草步頭。逢著一箇。有甚語處。僧參堂去。

師云。這僧慣經行陣。進退坐作。不失其宜。其柰輾入迷魂寨裏。轉身無路。米倉審敵勢之虛實。縱奪可觀。要且不能破其巢穴。樓其種類。是致敵心愈驕。若在蔣山手裏。又且如何支遣。拍禪床一下云。參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□□敘語竟。乃召侍者云。我適來說什麼。侍者擬對。乃云。大眾分明記取。舉似作家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舉高亭和尚。參德山。隔江見德山在江岸坐。乃隔江問訊。德山以手招之。高亭忽然開悟。便橫趨而過。更不渡江。師云。德山有含沙射人之毒。高亭一中。更不再活。

上堂。舉永明壽禪師。因二僧來參。乃問參頭云。曾到此間否。僧云曾到。又問第二上座云。曾到此間否。僧云不曾到。永明云。一得一失。少間侍者云。適來二僧。未審那箇得。那箇失。永明云。爾曾識這二僧也無。侍者云不識。永明云。同坑無異土。

師云。到與不到。一得一失。不是砒霜。便是石蜜。舌端無眼如何喫。侍者剛要詢端的。莫恠同坑無異土。閃電未收轟霹靂。

上堂。正法眼藏。自靈山錯付飲光之後。遞代相承。將錯就錯。然荆鴻鐘之劍。不割机上之肉。若善操其柄。則正法眼藏。付囑有在。

上堂。拈拄杖。召大眾云。還見麼。豎拄杖云。豎窮三際。橫按拄杖云。橫亘十方。卓一下云。千言萬語無人會。擲下拄杖云。又逐流鶯過短牆。

源首座至上堂。舉顯英首座。見慈明。明問云。近離甚處。英云金鑾。明云。夏在甚處。英云。金鑾。明云。去夏在甚處。英云。金鑾。明云。前夏在甚處。英云。金鑾。明云。先前夏在甚處。英云。和尚何不領話。明云。我也不會勘得爾。教庫下供過兒子來勘。且點一碗茶。與爾濕口。

師云。慈明雖則侯門似海深。來者不拒。英首座。是則是。客路如天遠。行不留蹤。只如慈明道。我不會勘得爾。且點一碗茶。與爾濕口。意在於何。路逢劍客須呈劍。不是詩人不獻詩。

上堂。舉馬大師道。羅漢聞見佛性。菩薩眼見佛性。了達無二。名平等性。師云。蔣山著一隻眼。要與馬大師相見去也。天神歸天。地神歸地。錢歸庫。馬歸槽。仰望虛空。伏惟珍重。便下座。

行履敲法上堂。山前一片閑田地。師云。物見主眼卓豎。叉手叮嚀問祖翁。師云。自家本來。契券何在。幾度賣來還自買。師云。磬聲斷後。不得翻悔。為憐松竹引清風。師云。利動君子。東山敗缺。已被蔣山點破了也。且道蔣山敗缺。還有人點檢也無。良久云。我皇有勅。大赦咸放。

上堂。舉晦堂謂圓悟云。勤兄近日如何。悟云。起滅不停。晦堂云。可知博地凡夫。我二十年前。也曾恁麼來。而今會也。脚尖頭也踢出一箇佛。師云。非起滅不停底。博地凡夫。安能脚尖頭。也踢出一箇佛。果然脚尖頭。踢出一箇佛。始是箇起滅不停底。博地凡夫。地靈步步雪山草。僧寶人人滄海珠。

上堂。黃梅意旨。會佛法人不得。臨濟正眼。向這瞎驢邊滅。只此兩著。殃害天下衲僧。求生不得生。求死不得死。因思鐵觜老禪和。解道先師無此語。

上堂。舉僧問石頭。如何是禪。頭云碌磚。如何是道。頭云木頭。師云。明水大羹。鮮能知味。匏土革木。罕遇知音。

上堂。枯木龍吟。一切音響俱絕。髑髏眼活。一切色相皆空。覩著即瞎。聽著即聾。堪笑觀音大士。無端也證圓通。

謝化士歸上堂。舉僧辭大隋。隋云甚處去。僧云。下山教化去。隋云。盡大地是吾檀越。爾向甚處化。僧云。便請疏頭。隋云。爾去未得在。

師云。大隋有射鵰之手。箭不虛施。這僧具嚙齧之機。當鋒咬住。因甚麼大隋却道。爾去未得在。良久云。真金若不經爐鞴。爭得光華徹底鮮。

上堂。舉僧辭趙州。州云甚處去。僧云雪峯去。趙州云。若問和尚有何言句。爾作麼生祇對。僧云。却請和尚道。師云。這僧雖善倒轉鎗頭。未免鋒刃不利。州云。冬言寒。夏言熱。又問僧云。忽然問畢竟事作麼生。僧無語。州云。但言親到趙州來。不是傳語漢。師云。總道趙州。向這僧面前呈款。殊不知。就中有吞併天下英雄之謀。僧後到雪峯。峯云。甚處來。僧云趙州來。峯云。有何言句。僧舉前話。師云。傳言送語。也未得在。峯云。須是趙州始得。師云。口甜心苦得人憎。復召大眾云。當時這僧。若具未舉先知底眼目。二大老。須向佗手中乞命。然雖如是。趙州關險人難透。雪嶠峯高路不通。上堂。大修行人。為魔所攝。大闡提人。為佛所持。非佛所持。不足以為魔。非魔所攝。不足以為佛。如是則魔即佛之體。佛即魔之用。體用交徹。魔佛無差。是山皆有寺。何處不為家。

上堂。夜來夢見臨濟德山。棒如雨點。喝似雷奔。開得眼來。元是雷雨交作。今日陞堂。舉似大眾。二大老。威靈氣燄。凜然在目。諸人還曾夢見麼。苟或未然。它日雷雨交作之時。或一箇半箇。痛入骨髓。轟破髑髏。切莫錯恠蔣山好。

上堂。此心猶未了。滴水也難消。且道。如何是此心。乃拍禪床一下。汝等諸人。若向這裏了去。日銷萬兩黃金。未為分外。因甚白雲祖師道。日銷萬兩黃金底。我這裏不著。且道。節文在甚處。良久云。澤廣藏山。理能伏豹。

上堂。是著即錯。不是猶乖。一擊萬重關鎖開。老盧不會轉身句。便道明鏡亦非臺。

上堂。未有無心境。曾無無境心。古人恁麼告報。抓頭不知痒處。設使心境俱空。銜鐵負鞍有日在。驀拈拂子。召大眾云。這箇是境。喚什麼作心。良久云。自是不歸歸便得。五湖煙浪有誰爭。

雪峯崇聖禪寺語錄

指三門云。有三千里外。定請訛底眼目。始可入得此門。苟或未然。且隨新長老。脚跟後轉。

佛殿。燒香云。我與釋迦老子。有不共戴天之讎。今日為什麼。燒香禮拜。不是冤家不聚頭。

方丈。據坐云。祖師門下絕人行。深險過於萬丈坑。垂手不能空費力。任佗堂上綠苔生。然雖如是。官不容針。私通車馬。

陞座。拈香祝 聖罷。次拈香云。密庵緘題甚密。聲愈四馳。曹源未達其源。價增十倍。爇向爐中。普使聞者。悉為讎對。遂斂衣就座。

僧問。遠離鐘阜。來至雪峯。如何是不動尊。師云。在路四十日。進云。大好不動尊。師云。侵早行。遇晚宿。進云。也知和尚慣用此機。師云。爾為什麼不會。進云。正是學人得力處。師云。瞞新長老眼不過。進云。和尚未見曹源時如何。師云。漳泉福建。頭匾似扇。進云。見後如何。師云。只可聞名。不可見面。進云。見與未見。即且置。今日開堂。祝 聖一句。作麼生道。師云。一人有慶。兆民賴之。僧云。恁麼則知恩報恩去也。便禮拜。

師乃云。曾郎坐斷象骨峯。不通水泄。寶公不下鍾山頂。來占封疆。杖頭刀尺自隨身。此界他方歸掌握。既歸掌握。縱奪自由。法隨法行。法幢隨處建立。所以道。建法幢立宗旨。明明佛勅曹溪是。古人恁麼告報。大似三家村裏。教人順朱。阿誰不會。會不會。卞玉無瑕。驪珠絕類。法幢宗旨。佛勅曹溪。拍禪床一下云。盡向這裏。一時粉碎。好箇清平世界。便恁麼去。皇恩佛恩。一時報畢。帝道祖道。並行不悖。休云世上少知音。佗家自有通人愛 復舉。世尊一日陞座。文殊白槌云。諦觀法王法。法王法如是。世尊便下座。師云。世尊捨己從人。文殊隨邪逐惡。當時百萬眾中。有箇出來。拊掌呵呵大笑。管取文殊白槌亦不得。世尊下座亦不得。且道。誦訛在甚麼處。試辨看。

當晚小參。七十歲人。尚把佗家杓柄。三千里路。歷盡多少山川。山僧在金陵十四年。收拾得些戲具。幾度腰包包不盡。數回擔籠籠難安。只得就海道裏運來。准擬向大頂峯前。逢場作戲。豈謂一陣業風。吹入雪峯山裏。子細檢點。海道運來底。總是諸方用過了科段。不免據見成公案。應箇時節去也。聖箭未發已前。九重城裏。人皆仰望。三軍不動之際。通霄一路。誰不共行。諸人聞得。定是冷地裏失笑。忽若拗却聖箭。振轉路頭。放出南山一條鱉鼻。把盡乾坤大地。情與無情。一口吞却。眾中或有箇漢。自有轉身活路。始是好笑。然雖如是。毗婆尸佛早留心。直至于今不得妙。

復舉。雪峯示眾云。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。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。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。保福問鵝湖云。僧堂前則且置。烏石嶺望州亭。甚處相見。鵝湖驟步歸方丈。保福入僧堂。

師云。雪峯懸塗毒鼓。只要箇解繫底人。鵝湖保福。共出隻手。等閑一擊。聞者皆喪。眾中還有活底麼。我且問爾。烏石嶺望州亭。甚處相見。普請諸人。下一轉語

。上堂。高拋不至天。低擲不到地。南北東西無處避。帶累雪峯老人。喚作南山鱉鼻。

上堂。舉善侍者。在大愚芝。入室次。大愚擲出一隻履。善侍者。退身而立。大愚俯取履。善侍者一踏踏倒。大愚便面壁。點津作書壁者三。善侍者。瞠立其後。大愚旋身取履。直打至法堂。善侍者云。恁麼為人。瞎却一城人眼去在。

師云。大愚提欲行不行之令。據令而行。善侍者有當斷不斷之機。應機而斷。放過則二俱作家。檢點則二俱落節。具眼者辨取。

上堂。佛高一丈。魔高一丈。月落寒潭。雲生碧嶂。不識慈氏如來。喚作布袋和尚。

上堂。舉僧參雪峯。峯問甚處來。僧云。浙中來。峯云。船來陸來。僧云。二途俱不涉。峯云。爭得到這裏。僧云。有什麼隔礙。峯打趂出。僧後十年再來。峰云。甚處來。僧云湖南來。峯云。湖南與此間。相去多少。僧云。不隔。峯舉拂子云。還隔這箇麼。僧云。若隔。爭得到這裏。峯打再逐出。師云。前面洪崖數仞。後面白刃交鋒。如何入得雪峯門。這僧住後。每見人。必罵雪峯。師云。這僧只知踏步向前。不知脚下有刺。後同行聞得。特去相訪。遂問。儂因什麼。罵雪峯。這僧遂舉前兩項因緣。同行痛罵。為伊點破。師云。這僧死了多時。直饒點得活。有什麼用處。這僧遂悲泣。每中夜。焚香望雪峯禮拜。師云。可悲可痛。當時被同行點破之後。正好大罵雪峯。和同行趕出。始不辜負雪峯老子。山僧恁麼告報。意在於何。選佛若無如是眼。假饒千載亦奚為。

慶元府天童景德禪寺語錄

嘉熙三年己亥。十月初三日。入院。

指三門云。此門入則無無不是。出則箇箇歸源。因什麼。不知路頭落處。無落處。要行便行。要住便住。

佛殿。燒香云。衲僧家。不著佛求。不著法求。然雖如是。在佗煙焰裏。爭敢不低頭。

踞方丈云。山僧未離福城。已著草鞋。在諸人肚裏。行千百轉了也。更來這裏。討什麼椀。然雖如是。十分已是順人情。猶道山僧沒方便。

拈 勅黃。示眾云。若論此事。如聖天子。施一號發一令。四方八表。無不順從。更請維那當陽揭示。

指法座云。脚尖到處。四方八面絕遮欄。活路纔通。萬別千差俱坐斷。誰解機先著眼看。遂陞座。

拈香祝

聖罷。次拈香云。迦葉峯前。曹源浪裏。信手拈來。無是不是。爇向爐中。只要諸人瞥地。

(問答不錄)師乃云。道本一貫。用該萬殊。昨在南閩。喚作雪峯長老。今來東浙。遂為天童主人。一來一去。雖有三千里之遙。在此在彼。且無一絲毫之間。杓頭放下。一千五百善知識。無容身之地。布袋解開。千百億化身彌勒。垂應物之機。便恁麼去。達磨一宗。掃土而盡。見前一眾。總是飽參高德。天下橫行底衲僧。這裏著得一隻眼活。可以助唐虞之聖化。傳佛祖之妙心。便見叢林。價增十倍。何故。魚龍穴下盤根固。日月輪邊氣象高。復舉。保壽開堂。三聖推出一僧。壽便打。三聖云。恁麼為人。非但瞎却這僧眼。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。保壽擲下拄杖。歸方丈。

師云。保壽權衡在手。施輪王生殺之機。若非三聖深辨端倪。爭見功高汗馬。其柰被這僧勘破。且道。那裏是這僧勘破處。良久云。此曲只應天上有。人間那得幾回聞。

當晚小參。昔年親到。携筇曾數萬株松。今日重來。彈指俄經四十載。雖則時移事變。其柰境與神融。池邊鷗鷺尚識故吾。門外谿山猶呈舊面。不免入光明藏。踞妙高臺。肆大闡提。用魔王印。把從上若佛若祖。盡乾坤大地。情與無情。一印印定。無一絲毫異相。無一絲毫同相。便恁麼去。昔年曾到不曾到。今日重來元不來。到不到。來不來。是處是慈氏。無門無善財。

復舉。當山啟禪師。有僧問。學人卓卓上來。請師的的。啟禪師云。這裏一屙便了。說甚卓卓的的。師云。奪賊鎗殺賊。騎賊馬趕賊。僧云。和尚恁麼答話。更買草鞋行脚始得。師云。不是弄潮人。莫入洪波裏。啟呼僧云。近前來。僧近前。啟便打。師云。好打。直須盡大地人喫棒。方始扶豎天童。具眼者辨取。

上堂。六窻扃戶。尚餘絕照之蹤。四衢無人。猶滯沉空之跡。照無蹤。空無跡。達磨面壁。雲門念七。

上堂。舉臨濟。問新到云。什麼處來。僧云。鑾城。濟云。有事相借問。得麼。僧云。新戒不會。濟云。盡大唐國裏。覓箇不會底也無。參堂去。師云。飯裏有巴豆。時興化為侍者。問濟云。適來新到。是成褫伊。不成褫伊。濟云。我誰管儂成褫。不成褫。興化云。和尚只解將死雀就地彈。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。師云。其父攘羊。而子證之。濟云。儂又作麼生。化云。請和尚。作新到。濟云。新戒不會。興化云。却是老僧罪過。濟云。儂語藏鋒。興化擬議。濟便打。師云。興化要向白拈手裏分贓。其柰出臨濟手不得。至晚。臨濟謂興化云。我今日問新到。是將死雀就地彈。就窠子裏打。及至儂出得語。又喝起了。向青雲裏打。師云。憐兒不覺醜。興化云。草賊大敗。師云。家肥生孝子。濟便打。師云。未是本分草料。當時在黃蘗處。如蒿枝拂相似底拄杖。向什麼處去。復召大眾云。迷子之訣。奪父之機。二大老。較些子。未

免蹉過這僧。具眼者辨取。

上堂。有一人。一念頓證。墮在佛數。有一人。累劫闡提。不願成佛。且道。那箇合受人天供養。良久云。蝶穿芳徑雙眉濕。蜂掠殘花兩股肥。

上堂。拈拄杖。示眾云。德山棒如雨點。一棒棒痛徹骨髓。臨濟喝似雷奔。一喝喝轟破鬪髓。有般漢。聞恁麼舉。如風過樹。然則良醫之門。病者愈眾。天童更作死馬醫。卓拄杖一下。喝一喝。下座。

權育王上堂。天童用底。來育王用不著。育王用底。歸天童用不著。雖然如是。用不著處用有餘。一箭雙鷗隨手落。

上堂。摩竭掩室。淨名杜口。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是汝諸人。作麼生透。

上堂。從上佛祖用處。如前日暴風卒雨。迅雷擊電。威靈氣焰。不知自何而來。見者無不駭愕。及乎少頃風休雨霽。青天白日。人皆見其清明。不知許多威靈氣焰。又向什麼處去。這般用處。山僧也有些子。不欲妄通消息。待後次暴風卒雨之時。汝等諸人。急須著眼。

上堂。舉僧參平田和尚。平田打一拄杖。僧近前把住拄杖。平田云。老僧適來造次。僧却打平田一拄杖。平田云。作家作家。僧禮拜。平田把住僧云。是闍黎造次。僧大笑。平田云。這箇師僧。今日敗缺也。師云。主家有好賓之意。縱奪不失其宜。賓家有尊主之心。進退必由乎禮。只如平田道。這箇師僧。今日敗缺。意在於何。若不酬價。爭辨真假。

上堂。舉香巖和尚示眾云。如人在千尺懸崖。口銜樹枝。手無所攀。脚無所踏。忽有人。問西來意。不對則違他所問。若對又喪身失命。當恁麼時。作麼生即是。時有虎頭上座云。上樹即不問。未上樹。請和尚道。香巖呵呵大笑。拈云。法出姦生。令下詐起。雪竇云。樹上道即易。樹下道即難。老僧上樹也。致將一問來。師云。舞文弄法。不為好手。只如香巖。呵呵大笑。意在於何。却請諸人。下一轉語。

上堂。坐斷十方國土。天上天下獨尊底。一步也行不得。口吞三世諸佛。世出世間俱透底。一句也說不得。然雖如是。堪與衲僧為軌則。普化何似一頭驢。臨濟未是白拈賊。

上堂。從上佛祖。天下老宿。出興於世。提持箇事。總是下媒求鷓。著餌釣魚。山僧這裏。無許多閑工夫。是汝諸人。還有無師自悟底麼。

上堂。有一物。名不得。狀不得。取不得。捨不得。驀拈拄杖云。突出天童拄杖頭。橫按拄杖云。倒用橫拈無軌則。卓一下云。[翟*欠]瞎達磨鬼眼睛。靠倒臨濟白拈賊。

謝樓司令上堂。儒士相逢。握鞭回首。全提主賓互換之妙機。不墮尋常語默之窠臼。所以道。相逢不拈出。舉意便知有。且道知有箇什麼。良久云。西天四七以心傳。唐土二三親手授。

上堂。舉白雲師祖示眾云。絲毫有趣皆能進。師云。住住。畢竟無歸若可當。師云。切忌坐在這裏。逐日退身行興盡。師云。墮坑落塹。驀然見得本爺娘。師云。錯認定盤星。且道如何是本爺娘。良久云。萬福萬福。什麼處不是白雲。然雖如是。成人者少。敗人者多。

上堂。舉杉洋和尚問僧。什麼處來。僧云。江西來。杉洋豎起痒和子云。江西還有這箇麼。僧拓膝閉目而對。杉洋云。東家[病-丙+斯]兒。却向西家使喚。僧云。有口不煩竇主說。杉洋云。適來患聾。而今患啞。僧云。買鐵得金。一場富貴。杉洋云。客作無功。未免逃避。僧便行。杉洋云。自累猶可。莫累老僧。僧却回禮拜。杉洋云。若不恁麼。已後喪我兒孫。師云。杉洋開大爐鞴。用惡鉗鎚。這僧是百煉精金。愈煅而愈增光焰。然雖如是。喪我兒孫。

上堂。大闡提人無佛性。立地成佛。大信根人有種性。死陷阿鼻。所以道。心隨萬境轉。轉處實能幽。漢地不收秦不管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上元上堂。僧問。樓臺上下火照火。車馬往來人看人。多是隨他光影轉。不知那箇解翻身。正恁麼時。如何得不隨光影轉去。師云。樓臺上下火照火。車馬往來人看人。進云。只如道百千萬億燈。皆從此燈出。且道。此燈從何處出。師云。被上座一問。口似礮盤。進云。僧問雲門云。從上來事。請師提綱。門云。朝看東南。暮看西北。此意如何。師云。與君把手入長安。進云。僧道便領會去時如何。門云。東家點燈。西家暗坐。意作麼生。師云。打草只要蛇驚。進云。只如雲門道。乾坤之內。宇宙之間。中有一寶。祕在形山。乃拈拄杖云。拈三門向佛殿裏。將燈籠向露柱上。意在什麼處。師云。穿却你鼻孔。換却你眼睛。進云。畢竟如何是形山寶。師云。海神知貴不知價。留與人間光照夜。進云。且道。形山寶與此燈。相去多少。師云。一不成二不是。僧云。謝師答話。便禮拜。師乃云。樓臺上下火照火。覓一絲毫暗相。了不可得。車馬往來人看人。覓一絲毫我相。了不可得。覓一絲毫暗相。了不可得。火照火處。性空真火。歷歷見前。覓一絲毫我相。了不可得。人看人時。清淨法身。明明獨露。汝等諸人。十箇有五雙。因什麼。東家點燈。西家暗坐。這裏和座盤。一掇掇翻。拈三門向佛殿裏。將露柱向燈籠上。有什麼過。只如雲門道。乾坤之內。宇宙之間。中有一寶。祕在形山。十二時中。又且如何受用。海神知貴不知價。留與人間光照夜。復云。若論此事。譬如一燈傳百千燈。在處孤明歷歷。然雖如是。但向己求。莫從他覓。今朝正月十五日。

上堂。一徑直。二周遮。遼天射飛鶚。平地攆魚鰕。堪笑秘魔巖不會。見人一味只擎叉。

紫籙長老到上堂。從上佛祖。無法與人傳。後代兒孫。會得是障礙。礙不礙。竹山鐵鷄刺天飛。笑倒明州憨布袋。

上堂。舉長髭因僧來參。遶禪床一匝。卓然而立。長髭云。若是石頭法席。一點也用不著。師云。客來須看。僧又遶一匝。髭云。是恁麼時。不易道得箇來處。師云。賊來須打。僧便出。髭乃喚。僧不顧。師云。雖然不顧。性命已在長髭手裏。髭云。這漢猶少教詔在。僧却回云。有一人。不從人得。不受教詔。不落階級。師還許麼。師云。不勞再勘。長髭云。逢之不逢。逢必有事。師云。利刃有蜜。舐之有割舌之傷。僧乃退身三步。師云。敗也敗也。長髭遶禪床一匝。師云。縵天網子。僧云。不唯宗眼分明。亦乃師承有據。師云。殺人可恕。無禮難容。長髭打三下。師云。好打。直得盡大地人喫棒。始可扶得石頭法席。當時既已放過。師驀拈拄杖云。拄杖在天童手裏。莫有遶禪床。卓然而立底麼。良久。靠拄杖云。此擬張麟。兔亦不遇。

上堂。我觀此會。從本已來。與釋迦老子同參。山河大地。色空明暗。為汝作證。山僧到這裏。直是無插手處。是汝諸人。切不得當面諱却。

謝蔣山石溪和尚上堂。面皮擘破。喝散鍾山之雲。拄杖橫挑。窮盡天台之境。玲瓏巖下忽相逢。一笑令人發深省。

上堂。贊戒定慧。毀姪怒癡。勝意生陷阿鼻。毀戒定慧。贊姪怒癡。喜根即成佛道。然雖如是。高來不可。低來不可。莫是人間剩我一箇。

請石溪立僧上堂。正法眼。破沙盆。貴時傾國不換。賤時不直分文。不作貴不作賤。分付石溪老子。共結佛祖深冤。

育王結夏上堂。圓覺伽藍。塵塵有路。坐斷去來。頓空今古。那裏十三。這邊十五。後先不差毫髮許。可笑黃面瞿曇。至今不知落處。

上堂。無種性人無種性。斫却月中桂。清光應更多。設復勤行精進。功不浪施。終不能成無上佛果菩提。他家自是黃金骨。不必旃檀入細雕。

上堂。舉藥山問高沙彌云。聞說長安甚鬧。師云。金將火試。沙彌云。我國晏然。師云。早是干戈競起。藥山云。汝從人得。請益得。看經得。師云。刺窟籠裏出頭來。沙彌云。不從人得。不從請益得。不從看經得。師云。未免依草附木。藥山云。有一人。不從人得。不請益。不看經。因什麼不得。師云。却較些子。沙彌云。不是不得。只是他不肯承當。師云。承當則錯。師云。藥山雖則養子方知父慈。若使衲僧令行。佛法付囑有在。

上堂。古德道。以理觀唯識。成佛無疑。以事觀唯識。輪回不息。天童見處。也要諸人共知。本自見成。無處回避。以理事觀。二俱不是。當恁麼時。成佛輪迴。了然安寄。終日和雲占洞庭。渾家不管興亡事。

上堂。若論此事。以言其有。相不可尋。以言其無。性不可易。恁麼告報。未免帶累人。向虛空裏。強分區宇。以拂子。擊禪床云。有無性相。盡向這裏。併疊了也。畢竟喚什麼。作此事。良久云。寧可截舌。不犯國諱。

上堂。百丈遭馬祖一喝。三日耳聾。帶累後代人。聽事不真。喚鐘作甕。眾中莫有不躡前蹤。出來向獨脫處。露箇消息看。如無。莫道不疑好。

冬節上堂。拈拄杖云。羣陰剝盡。一陽來復。萬彙咸亨承化育。拄杖機輪轉轉轉。左邊卓一下云。轉天關。右邊卓一下云。回地軸。擲下云。百億分身遍剎塵。良久云。應時納祐從人欲。

上堂。舉洞山見隱山。隱山云。此山無路。闍梨從甚處來。師云。來處不明在。洞山云。無路且置。和尚從何而入。師云。却被葫蘆倒纏藤。隱山云。我不曾雲水。師云。草鞋錢。教什麼人還。洞山云。和尚住此山多少時。師云。住著即錯。隱山云。春秋不涉。師云。早是違時失。候了也。洞山云。和尚先住。此山先住。師云。顛言倒語得人憎。隱山云。我亦不知。師云。塞斷洞山口未得在。洞山云。因甚不知。師云。果然。隱山云。我不從人天來。師云。無地頭漢。洞山云。見什麼道理。便住此山。師云。窮源須到底。隱山云。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。直至如今沒消息。師云。屋破見青天。召大眾云。隱山勾賊破家。不能擒賊。却反與他供款。洞山不會作客。肆無忌憚。頻頻聒噪主人。檢點將來。總欠一著。當時待洞山道無路且置。和尚從何而入。便與白棒趕出。豈止截斷洞山許多葛藤。亦乃為叢林師匠。且道。洞山恁麼徵詰。意在什麼處。良久云。若不登樓望。焉知滄海深。

驚蟄日上堂。百丈於馬祖喝下耳聾。臨濟於黃蘗棒頭取證。譬如仲春之令。蟄蟲欲作。造物者。驚之以雷霆。汝等諸人。在我這裏冷坐。時節既至。乃拈拄杖。卓一下云。不免驚之以雷霆。可中還有轟開蟄戶。飛騰變化底麼。如無。後五日。雷乃發聲。直須猛省。靠拄杖下座。

上堂。舉覆船問道吾云。久嚮和尚會禪。是否。吾云。蒼天蒼天。師云。若不是道吾。幾遭毒手。覆船近前。掩道吾口云。低聲低聲。師云。殺人可恕。無禮難容。道吾遂與一掌。師云。好掌。更與兩掌。不為分外。覆船云。蒼天蒼天。師云。饑鷹爪下分餐。道吾把住覆船云。得恁麼無禮。師云。據款結案。覆船却與道吾一掌。師云。猛虎口裏奪肉。道吾云。老僧罪過。師云。輸本筭人。未為好手。覆船拂袖便出。師云。雖則見機而變。要且跳道吾網子不出。道吾云。早知如是。悔不如是。師云。毒藥醜翻一道行。復召大眾云。道吾秉當斷不斷。不招其亂底劍。殺活自由。覆船有欲行未行。必行之機。卷舒在我。雖然如是。且道二大老。是會禪耶。不會禪耶。試辨看。

上堂。黃蘗打臨濟。六十拄杖。盡大地人。痛入骨髓。其柰不知拄杖來處。若知來處。正法眼藏。付囑有在。是汝諸人。還猛省麼。

上堂。祕魔擎杖。趙州喫茶。禾山打鼓。歸宗斬蛇。良久云。慣釣鯨鯢沉巨浸。却嗟蛙步[馬*展]泥沙。

上堂。舉教中道。大通智勝佛。十劫坐道場。佛法不現前。不得成佛道。師召大眾云。衲僧門下。却較些子。何故。道泰不傳天子令。時清休唱太平歌。

上堂。佛祖不到處。時人知有。時人知有處。佛祖不知。何故。天高地厚人難見。暗剖衷腸說向誰。

上堂。達磨西來。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師召云。大眾。弗詢之謀勿庸。無稽之言勿聽。然雖如是。不因樵子徑。爭到葛洪家。

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

師於淳祐甲辰。七月十四日。入院。

拈諸山。并山門疏云。沖上座。幸自可怜生。無端被諸方老宿花擘。醜惡俱露。山門兩序。雖欲掩之。而不可得。既掩之不可得。却請首座書記。錦上鋪花去也。

指法座云。千聖頂頭行一步。大地平沉。一毫端上定千差。十方普會。須彌燈王百雜碎。遂驟步登座。

(問答不錄)師乃云。道無二道。凡情聖解兩俱忘。心無二心。此界他方無別路。所以在天童。則四面雲山雙沼月。自演真乘。來鷲嶺則十里荷花九里松。全提綱要。直得從上佛祖。天下老宿。傳不及處。行不到處。一一盡情顯露。如青天白日相似。無儻左遮右掩處。新長老。到這裏。只得口似礪盤。無插觜處。不免據見成公案。坐致太平。助揚 聖化。壽 聖人則堯舜禹湯。祝賢佐則臯夔稷契 帝道如日月之大明。祖道似江河之無竭。世出世間俱超越。若人於此徹根源。不用靈山親記別。

復舉 太宗皇帝。詔廬山僧。(名赤脚道者)問云。南方禪律如何。僧云。究之一理太宗皇帝。下龍床。繞一匝云。是禪是律。僧無語。

師云。太宗皇帝。德如天地之覆載。品類咸亨。用如雷電之震驚。蟄戶俱啟。這僧因什麼無語。復頌云。龍床一繞定綱宗。四海從茲信息通。但見皇風成一片。不知何處是疆封。

當晚小參。大圓覺海。處處見成。自己蠟人。塵塵頓現。擬心則千差萬別。無意則四海一家。無一處而不可護生。無一塵而不是禁足。那邊結制。而無結制之迹。這裏解制。而無解制之蹤。既無迹又無蹤。昔年親到。曾為拂袖下山人。今日重來。元是舊時增上慢。權柄在手。殺活臨時。九十日無虛弃底工夫。二千年前。家法猶在。在在。八極清風動天籟。呼猿洞口聽猿啼。笑倒明州憨布袋。

舉洞山問雲居膺云。甚處來。雲居云。踏山來。師云。脚跟未點地在。洞山云。阿那山堪住。師云錯。雲居云。阿那山不堪住。師云。將錯就錯。洞山云。恁麼則國內山。總被闍黎占了也。師云。中間猶隔須彌山在。雲居云。不然。師云。儻要待翻款那。洞山云。恁麼則子得箇入路。師云。鑊山當面勢崔嵬。雲居云。無路。師云。四方八面絕遮欄。洞山云。若無路。爭得與老僧相見。師云。過山尋蟻迹。雲居云。

若有路。即與和尚隔生也。師云。渡水覓魚蹤。洞山云。此子已後。千人萬人攔不住。師云。繫縛盲驢。斷送末劫。復召大眾云。雲居持一白契。冒占官山。更得洞山老。憐兒不覺醜。冷地為他作保。千古之下。挂人唇齒。今日忽有人。問國內山。總被長老占了也。只向他道。流水下山非有意。片雲出岫本無心。

上堂。衲僧家。欲要提持箇事。第一要見地明白。如中秋月。普天匝地。無幽不燭。第二要用處軒豁。如錢塘潮。波騰嶽立。觀者無不駭愕。善斯二者。始可扶豎叢林。苟或未然。便是地獄劫住。

上堂。舉麻谷南泉。二三人。同往徑山。路逢一婆子。乃問。徑山路。向甚處去。婆云。驀直去。師云。早是迂曲了也。麻谷云。前面水深。過得不。婆云。不濕脚。師云。正好進步。麻谷云。上岸稻。得恁麼好。下岸稻。得恁麼怯。婆云。總被螃蟹喫了。師云。且未具辨好怯眼在。麻谷云。稻得恁麼香。婆云。沒氣息。師云。換却鼻孔。麻谷云。婆在何處住。婆云。只在這裏。師云。狐狸戀窟。

三人至店。婆煎茶一瓶。携盞三隻。至前云。有神通者。即喫茶。師云。若是有神通者。決不肯喫這般茶。三人相顧問。婆云。看老朽。自逞神通去也。遂拈盞傾茶。便行。

師復召大眾云。箇老婆。顛言倒語。用盡神通。若不是三大老。冷眼覷破。未免被老婆禪纏倒。然雖如是。且道。徑山路。畢竟向什麼處去。

上堂。召大眾云。長慶稜道者。向捲起簾處。錯認定盤星。便解拈箇拂子。穿天下人鼻孔。殊不知。自己鼻孔。反遭穿却。既是反遭穿却。是汝諸人。向甚處出氣。

上堂。黃面老子。四十九年。聚四大部洲鐵。鑄一鐵門限。流落至于今日。未曾有人透得過。眾中還有透得過底麼。

因雪上堂。舉趙州一日。於雪中倒云。相救相救。一僧去身邊臥。趙州遂起去。翠巖芝云。這僧在趙州圈纒裏。有人出得麼。

師云大小翠巖。只具一隻眼。總道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。為什麼勾賊破家。有人辨得。許你具一隻眼。

謝新舊莊主上堂。莊上喫油糍。冷地被人覷破。展手說大義。無端錯下名言。然雖如是。神仙妙訣。父子不傳。

上堂。舉棗山光仁和尚。一日陞堂眾集。未登座乃云。不負平生眼目。置箇問訊來。有麼有麼。師云。幸然開飯店。不怕肚皮寬。時有僧出作禮。師云。何不掀倒禪床。山云。負我且從大眾何也。便歸方丈。師云。何不與本分草料。

異日有僧。請益云。和尚前日陞堂云。負我且從大眾何也。意旨如何。師云。冷地有人疑著。山云齋時有飯與汝喫。夜間有床與汝眠。一向煎逼我作麼。師云。倒腹傾腸。說與人。僧禮拜。師云。好與適來僧同參。山云。苦苦。師云。為人須為徹。僧云。乞師指示。師云。太無厭足生。山遂垂下一足云。舒縮一任老僧。師云。莫恁

坐來頻勸酒。自從別後見君稀。復召大眾云。還見棗山老子用處麼。渠儂不是拖泥水。[拚-ム+去]得渾身待作家。雖然如是。土曠人稀。相逢者少。

上堂。舉寶蓋訪漸源。源見寶蓋來。遂捲簾歸方丈。寶蓋遂下却簾。歸客位去。源令侍者。去傳語云。遠涉不易。猶隔津在。語未了。蓋便掌。侍者云。有堂頭和尚在。打某甲不得。蓋云。為有堂頭和尚在。所以打爾。侍者回舉似源。源云。猶隔津在。

師召大眾云。二大老。恁麼相見。譬如兩陣交鋒。文來文對。武來武對。雖則不讓先手。要且優劣不分。若不得侍者傳令。爭見主賓互換。酬酢分明。其柰不能同生同死。具眼者辨取。

上堂。舉潭州大川和尚。因江陵僧來參。大川云。幾時發足江陵。師云。釣竿在手。要辨淺深。僧提起坐具。師云。贓物露也。大川云。特謝遠來。下去。師云。據款結案。僧遶禪床一匝而出。師云。再犯不容。大川云。若不恁麼。爭知眼目端的。師云。是賊無贓不斷。僧乃拊掌。一下云。苦殺人。泊合錯判諸方去。師云。賊口難憑。大川云。甚得禪宗道理。師云。王法無親。

後僧舉似丹霞。霞云。大川法道即得。我這裏即不然。師云。且看丹霞。別有什麼長處。僧便問。和尚此間如何。霞云。猶較大川三步在。師云。不是苦心人不知。僧禮拜。霞云。錯判諸方者多。師云。且道在大川分上。這僧分上。這裏見得分明。便知大川傷慈太甚。未免勾賊破家。這僧雖得一場榮。別却一雙足。

上堂。舉僧問乾峯和尚云。十方薄伽梵。一路涅槃門。未審路頭。在什麼處。乾峯以拄杖。劃一劃云。在這裏。後僧請益雲門。門云。扇子[跳-兆+亨]跳。上三十三天。[祝/土]著帝釋鼻孔。東海鯉魚打一棒。雨似盆傾。

師召大眾云。乾峯拄杖。有照破乾坤底眼目。為物指蹤。未免坐殺天下人。雲門扇子。具幹旋造化底機籌。移風易俗。未免走殺天下人。眾中莫有為二大老。作主底麼。我且問爾。十方薄伽梵。一路涅槃門。未審路頭。在什麼處。

上堂。睡眠放逸。吾家精進幢。禪定熏修。自劫功德賊。爭似二邊俱莫立。中道不須安。得隨緣處且隨緣。數聲清磬是非外。一箇閑人天地間。

上堂。集雲峯下四藤條。何曾打著大禪佛。黃蘗山頭三頓棒。賺他臨濟掣風顛。所以道。正令當行。十方坐斷。仰山斷際。未為好手。莫有為二大老。作主底麼。良久云。各請歸堂參取。

上堂云。釋迦出世。拏空塞空。達磨西來。將錯就錯。帶累後代兒孫。一例隨處卜度。休卜度。四海浪平。百川潮落。

三月十六日退院。示眾云。欲去不去被去礙。欲住不住被住礙。元不礙。十洲三島鶴乾坤。四海五湖龍世界。

平江府覺城山法華禪寺開山語錄

指三門云。此門深固幽遠。無人能到。如能到。脚頭脚底長安道。

踞方丈云。閑地三寸刃鋒鋸。匝地風霜定紀綱。若是丈夫真意氣。任君敲磕振風光。古人雖則入草求人。其奈土曠人稀。相逢者少。

拈山門諸山疏。好事不出門。惡事行千里。好惡不到處。拈起疏云。總不在這裏。且道在什麼處。不是俊流。徒勞側耳。

陞座。祝香問答罷。乃云。玉山歸隱。自適本來佚老之心。法華開山。妙應宗英奉先之意。所以道。真如不守自性。隨緣應用萬差。驀拈拄杖云。看看拄杖子。應用萬差去也。在凡同凡。上合三賢十聖。本妙覺心。在聖同聖。下與六道四生。同一心地。直得 皇風永扇。四海晏清。祖令當行。十方坐斷。且道。拄杖據什麼道理。得恁麼奇特。卓一下云。他家自是黃金骨。不必旃檀入細雕。

復舉。裴相國。見大安寺畫高僧像。乃問黃蘗云。容儀可觀。高僧何在。壁呼裴云相國。裴應諾。蘗云。高僧何在。裴當下領旨。欲請黃蘗住山。蘗云。吾受業闍中黃蘗山。山有十二峯。終欲歸隱。裴公遂遣使入闍。圖其山形。於瑞州運土。為十二峯。創寺以處黃蘗。師召大眾云。主賓道合。膠漆相投。一段光明。照映今古。輒伸一頌。相國親傳黃蘗心。移山新作古叢林。大千沙界針鋒許。十二峯巒巖壑深。此道明明元不古。清風浩浩至于今。禪流不負 王臣意。行看祇園側布金。

當晚小參。老不知止。猶結住山之緣。事出無心。自得隨時之義。所以在金陵。喚作玉山庵主。樂莫樂而閑有餘。來墅里則為法華主人。老莫老而難任重。既難任重。不免傾太湖三萬六千頃。為血盆口。束洞庭七十二峯。為廣長舌。橫說豎說。常說熾然說。無間歇。若將耳聽終難會。眼處聞聲方始知。眾中或有眼處聞聲底。出來道。新長老。纔入院來。便把眾人物。作自己受用。只向他道。我為法王。於法自在。復舉。三聖道。我逢人則出。出則不為人。興化道。我逢人則不出。出則便為人。師云。二大老。把手共行無間路。其奈同轍不同途。既是同轍。為什麼不同途。具眼者辨取。

上堂。三日鳴鼓陞堂。不曾說著一字。或有人道。既不說著一字。且道掉三寸舌。鼓兩片皮底。是什麼人。只向他道。逢人但恁麼舉。

上堂。山僧忽然喫癩。大地山河迸裂。帶累舜若多神。至今忍痛不徹。翻憶睦州擔板。拶得雲門脚折。

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

師於淳祐己酉。十月二十九日。入院。

指三門云。天無門地無戶。可中自有凌霄路。普請諸人。進這一步。

佛殿。燒香云。佛佛是何物。天上人間遭誑惑。不辭禮拜燒香。只向這裏雪屈。

踞方丈云。這裏是普請盡大地人。成佛底去處。眾中設有嫌佛不做者。驀拈拄杖。卓一下云。也少這一槌不得。

拈 勅黃云。天人群生類。皆承此恩力。且道如何是此恩力。拈 勅黃。示眾云。我 皇有勅。

陞座祝 聖罷。(問答不錄)師乃云。耳聾眼暗步龍鍾。畢竟憑何住五峯。天網恢恢無避處。不妨隨分展家風。威音那畔。空劫已前。有一段奇特因緣。山僧三十年住山。也曾舉。舉之不全。也曾說。說之不到。及乎靈隱退席。玉山住庵。三四年間。秘在曾中。罕遇知音。可曾拈出。今被業風吹。上五峯絕頂。準擬盡力而舉要舉教全。肆口而說要說教到。那知纔入國門。墮在人事海中。千波萬浪。輒將出來。一時忘却。事出急家。幸有隨身拄杖子。不免拈出。應箇時節。以拄杖。左邊卓一下云。王道興而外戶不閉。守在四夷。右邊卓一下云。佛道備而諸法總持。防在魔外。正恁麼時。是汝諸人。向什麼處。與拄杖子相見。良久云。十洲三嶋鶴乾坤。四海五湖龍世界。復舉。首山念禪師開堂日。舉。佛法付屬國王大臣。有力檀那。令燈燈相然。相續不斷。至于今日。且道相續箇什麼。良久云。須是迦葉師兄始得。師云扶宗豎教。續焰聯芳。則不無首山。其柰臂肘不向外曲。未免見處偏枯。新徑山不避諸方檢責。更資一路。輒伸一頌。國王大臣。有力檀那。以佛為心。助佛揚化。靈山一會儼然存。正法眼藏增高價。

當晚小參。昔居版首。鍋子大小。杓柄短長。蓋嘗粗知。今來住山。常住有無。人情厚薄。未曾經理。未曾經理。其理自彰。蓋嘗粗知。其知不昧。其知不昧。如一月行空。無幽不燭。其理自彰。似百川歸海。無物不容。山僧恁麼告報。眾中或有箇不受人謾底。出來道。長老纔入門來。便乃口裏水漉漉地。後五日。堪作什麼。山僧只向他道。我儂不怕拖泥水。拚得渾身待作家。復舉。僧問百丈大智禪師云。如何是奇特事。百丈云。獨坐大雄峯。僧禮拜。丈便打。師云。奇恠諸禪德。百丈大智禪師。若不是棒頭有眼。未免被者僧禮。得入地三尺。且道者僧。還知痛痒麼。具眼者辨取。

上堂。召大眾云。若論此事。青天白日。情與無情。俱無得失。自是諸人。不委悉。山僧住持事繁。也要為人拈出。良久云。今朝十一月初一。

上堂。山僧不惜性命。為諸人。打破塵勞窟宅。普請歸選佛場中。設有一箇半箇。不心空及第者。我誓不取正覺。

曹源和尚忌。(兼為應庵密庵)一九二九。相逢不出手。沖上座迫不得已。出手爇此兜樓香。供養此三大老人。不圖報德酬恩。且要遍界分身。作師子吼。未委諸人。曾聞否。

上堂。四九三十六。夜眠如露宿。凍殺無位真人。走入水池裏浴。是汝諸人。還覺寒毛卓豎麼。拍禪床下座。

天基節上堂。四海一國土。乾坤一 聖人。乃拍禪床一下云。只憑這箇法。仰祝萬年春。

上堂。五日風。十日雨。君聖臣賢。歌謠滿路。不見米嶺曾有言。莫過於此。下座。

上堂。大珪不琢。巧者以拙為宗。至理忘言。拙者以巧為趣。只如與佛同生底。不願見佛。放下屠刀底。是千佛一數。且道是巧是拙。擔取詩書歸舊隱。野花啼鳥一般春。

普說

夏中普說

登山須到頂。入海須到底。入海不到底。不知滄溟之深。登山不到頂。不知宇宙之寬。參禪人。若不透頂透底。到大休歇之地。則生死岸頭不得力。十二時中。為物所轉。不能得歸家穩坐。叢林淡薄。無甚今時。高者為名。下者為利。餘波末流。靡所不至。蓋由主法者。不曾造道之淵源。又無扶宗豎教之心。甘自陷於名利之域。是致學者。從風而靡。我尋常向兄弟道。無脚未跨船舷。好與三十棒底爐鞴。不足以為師。有隔江望見剎竿。便回去底眼目。始可參學。但世變遞降。人根淺陋。師與弟子。俱無遠大之志。到處裏三百五百。聚頭饒饒。互相魔魅。不坐在理性玄妙中。則坐在語言文字裏。得失居其懷。是非嬰其慮。懽喜則互相稱贊。一有不到。互相毀辱。猶且以為法道之盛。殊可憐憫。豈不見。昔日圓悟在京師天寧。忽罹丙午之變。虜人欲招二十禪講名僧。時妙喜亦預其選。妙喜是箇通身是眼底人。遂以計而脫歸。時圓悟。移住金山。大慧至金山且過。極口罵圓悟云。這老畜生。是什麼心行。却令我從虜而去。罵之不已。時知事頭首。白圓悟云。杲兄在下面。罵和尚。和尚也須作箇行遣。圓悟遂削一條竹篋。集知事頭首。請大慧來。大慧至。圓悟云。我教爾去外國。流通一支佛法。有甚不得處。爾只管罵我。爾肚裏。少我五百箇活馬騮在。妙喜一聞此語。許多惡發。當下冰釋。是知圓悟老人。凡為學者。一動靜一舉措。如善射者。箭不虛發。若非妙喜點眼知人意。未免蕩而不反。時妙喜便欲謀住。圓悟云。爾且去。恐有人。不利於汝。妙喜於是往臨川。見韓子蒼。然妙喜不為圓悟之所留。因與子蒼夜話。尤極口罵圓悟。子蒼曰。莫罵老和尚。我與老和尚。相處一平生。莫知老和尚底蘊。爾與我相聚。不多時。傾蓋已盡。如何罵得老和尚。妙喜云。爾俗漢。理會甚底。遂珍重歇去。妙喜被子蒼一撈。一夜不安。千思萬慮。揣摩胷中。遂乃歎服。自料不知圓悟之底蘊。於是夜起。扣子蒼堂門。子蒼云。誰。妙喜云某甲。子蒼云。爾作什麼。妙喜云。我一夜思量。非特子蒼不知老和尚底蘊。我實不知老和尚底蘊。

子蒼云。且去睡休。明日理會。看他韓子蒼。雖是箇俗漢。然它曾見作家來。便有解粘去縛底手段。使妙喜倒戈卸甲。不坐在是非得失裏。終欲窮圓悟之底蘊。來日子蒼云。圓悟已住雲居。兄可歸雲居去。然是時圓悟。道尊一代。子蒼先遣書。探圓悟口氣。然後津發。妙喜歸雲居。圓悟遂以第一座處之。一日秉拂。萬口一詞稱贊。然當時會中。盡是龍象。雖然道首座秉拂好。而不知真箇如何好。是時有箇一村僧。上方丈。問圓悟云。首座秉拂如何。圓悟以兩指。夾鼻示之。是時一眾。殊不知。圓悟垂鈎四海。獨釣獰龍。闕然道。首座做得秉拂。元來不好。老和尚夾鼻不是。皆只向語脉裏轉却。然妙喜亦未免透這裏不過。遂云。這老畜生。儂主張我。徹底主張我。而今又却如此。教兄弟誚讓我。我如何居人之上。遂欲起去。人報圓悟。圓悟云。他若去。但令他來辭我。妙喜辭圓悟。圓悟云。杲兄儂記得夜來秉拂麼。妙喜云。記得。圓悟云。儂試舉一遍看。妙喜舉了。圓悟云。從上佛祖。被儂罵得。分文不直。我只輕輕。以兩指夾鼻。儂便煩惱。妙喜被圓悟一點點破。不覺呵呵大笑。仍舊歸首座寮。是時一眾。只得眼眨眨地。被二大老熱瞞。妙喜云。我自此。籌室中。手段更嶮峻。為我曾著賊來。所謂飲泉水。貴地脉。當恁麼時。莫便是參禪透頂透底。到大休歇之地麼。且喜沒交涉。須知圓悟恁麼為人。養子之緣。固當如是。然當初妙喜在金山。待圓悟道。儂肚裏。少我五百箇活馬騮在。便與奪却竹篋。倒行此令。逗到後來雲居山中。設使盡大地。是箇圓悟鼻孔。通身是手。掩之。到妙喜面前。總用不著。雖然如是。汝等諸人。還知二大老落處麼。若也未知。直須退步就己。行住坐臥參取。忽然參到無參之地。二大老。向諸人手裏乞命。非特二大老。向諸人手裏乞命。生死岸頭。亦乃得力。諸人自然。於一切時一切處。不為物所轉。至於竇主勘驗。言論往來。著著有轉身一路。不坐在是非得失窠臼裏。以至玄妙理性。語言文字。一點也無著處。於無著處。事事著得。靈苗異草和根拔。從教大地生荊棘。

長寧知軍文宗諭請普說(諱復之。字庭瑞)

天下無二道。聖人無二心。既無二道。又無二心。無一法不是真乘。無一事不為妙用。所以瞿曇。以此而修心。老聃以此而養性。尼丘以此而治身。莫不一一由此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。據實而論。修心者。至於無可修。則不為心之所礙。養性者。至於無所養。而不為性之所拘。治身者。至於無可治之地。則不為身之所累。既不為身之所累。不為性之所拘。不為心之所礙。全體是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。三界二十五有。當下平沉。八萬四千塵勞。隨處解脫。然則此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。未得洞明時。不曾欠一絲毫。既得洞明之後。亦未嘗增一絲毫。是知此事。人人本有。各各圓成。但能一念頓超。自然見成受用。如未得見成受用。直須十二時中。行住坐臥。日用應緣。是非交結。逆順縱橫處。急著眼看。此未明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底一念。自何而來。驀然得見此一念分明。如鬧市裏。逢故舊時。昔日風采。歷歷見前。不著問人。

自心了了。然後日用應緣。是非逆順。皆是自家。自受用三昧。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。盡在是矣。豈不見。昔荊公。問佛法大意於蔣山贊元禪師。元不對。荊公益扣之。元不得已。而謂之曰。公有障道者三。近道之質二。公受氣剛大。世緣深厚。以剛大之氣。遭深世緣。必身任天下之重。懷經濟之心。然用舍不能必。則心未平。以未平之心。則安能一念萬年哉。又多怒。學問尚理。教中謂之所知障。此其三也。惟視名利如脫髮。甘淡薄如頭陀。此其近道之質也。且以教乘滋茂之。更一兩生。恐純熟。大小元禪師。未免話作兩橛。殊不知。若要洞明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。非剛大之氣。不能遠到。未免中途困躓。然離世緣外。而求此道。譬如避溺而求水。殊不知。世緣浩浩。正是此道之根源。但忘取舍之心。無有不是。此道見前底時節。既得此道現前。則覓世緣。了不可得。未平之心。當下消殞。全體是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也。

視名利。如脫髮。甘淡薄。如頭陀。此雖荊公近道之資。然爭如我今府判宗諭。自魁多士。於人間世。現宰官身。倘非剛大之氣。以臨之。安得名動九天。趣歸清要。奉母夫人。萬里造朝。使白髮老親。瞻天子之光。見宗廟之美。百官之富。此乃人間世。第一義諦。聖眷方隆。急流勇退。自非胷中所養渾厚。安能一去就。一出處。惟義所在。初不以用舍。而二其心。

茲者得請半刺名郡。以便養親。道由山中。令山野。舉揚宗旨。盖亦欲以道。而達其親也。

昔張魏公。奉母夫人國太計氏。判福州。謂開善謙和尚曰。某與舍弟。於圓悟處。各有所悟。而老母未得此直指之要。余於母子之間難言。公從徑山大惠會中來。必有深證。可垂方便。俾老母。知有此事。亦某兄弟之幸也。謙遂謂國太曰。夫人但放下。日逐看經禮拜。於靜室默坐。當心念紛飛之際。舉僧問趙州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州云無。但念念不舍。心心無間。日久歲深。自然瞥地。國太遂如謙之所教。一日中夜起坐。纔始舉念。提此無字。驀然契悟。遂有頌云。終日復看經。如逢舊識人。勿言頻有礙。一舉一回新。此乃士大夫仕官中。以道達其親底樣子。所以道。養生不足以事父母。惟聖人。以道達之。是也。大抵佛法世法。初無兩般。但能於世法。擾擾之中。識得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。譬如以大地。為一射垛。挽弓所向。無不中的矣。看他國太。得這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。分明了了。便能於經教中。有一條活路。不為語言之所役。可謂世間出世。平等頓超。人與非人。性相平等。然雖如是。畢竟喚什麼。作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。且無二之道。無二之心。是一耶。是二耶。喝一喝云。若不喝住。幾乎錯下注脚。復舉。王常侍。一日治事次。米胡至。侍乃舉筆示之。米云。還判得虛空麼。侍乃擲筆入宅。更不相見。師云。米胡當時。若解臨機豹變。常侍要歸宅。未得在。米胡致疑。明日憑華嚴和尚。致茶筵次。設問云。昨日米胡有何言句。便不得相見。侍云。師子咬人。韓盧逐塊。米纔聞。遽出大笑云。我會也。我會也。侍云。會則不無。試舉看。米云。請常侍舉。侍乃豎起一隻筯。米云。這野

狐精。常侍云。這漢徹也。師云。若不酬價。爭辨真假。便恁麼見得徹去。便知米胡。與王常侍。有主賓互換之機。闡啐啄同時之用。苟或尚留觀聽。更為頌出。賓主機先有路通。筆端不是判虛空。筋頭再運回天力。千聖齊教立下風。

小師德言。先做道士。再為僧。請普說

昨日徒弟德言。炷香請。就五參時。為眾東語西話。是日適當明慶祈禱。於是就今晚小參。為了此事。然德言本先為道士。便知有此事。特來南方。見尊宿。辨此事。往年來蔣山相聚。自念頭腦不相似。何日得一度牒。為僧以陪廣眾。遂以此意。白寶公。庶祈加護。若遂此心。必為蔣山之徒弟。山僧是時。適丁旱澇。眾少。遂令其入僧堂辨道。其純一無雜。視聽言動。無一絲毫。不在規矩繩墨之中。雖久歷叢林者。未必如是之專也。山僧亦欲為募緣。助成其志。但以旱澇相仍。忍飢不暇。未暇及此。是其用意之專。所以諸聖加護。一旦得三道度牒。遂拈鬮卜受業之所。果拈得蔣山。蓋不忘寶公之力也。今晚小參。意欲山僧。提持為僧之本末。只如曩時。發足南方。見尊宿。辨此事。且喚什麼。作此事。又如何辨。然此事。人人本有。各各圓成。不論僧之與道。聖之與凡。無一人不具此事者。是故釋迦老子。四十九年。三百餘會。橫說豎說。費盡口業。終說不到。末後於百萬大眾中。拈一枝花。普示大眾。獨有迦葉一人。破顏微笑。便與他著一箇名字云。吾有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分付摩訶大迦葉。且道。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是箇什麼。便是當日德言。做道士時。便知有此事底一念。必要為僧。以陪廣眾底一念。亦是如今各各當人。即今在此。挨肩並足。立地聽山僧東語西話底一念。此念若明。超凡入聖。正在茲時。此念不明。隨物流轉。無有了日。迦葉是此一念明底人。釋迦老子。遂乃分付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且道是有分付。無分付。若道有分付。屈辱迦葉尊者。若道無分付。辜負釋迦老子。這裏須是自家一念洞明。分付不分付。自然分明。不著問人。所以達磨大師。自西天航海而來。向少室峯前。九年冷坐。別無他說。於是二祖。得安心法。自此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天下老和尚。人傳一人。的的相承。綿綿不斷。至於垂一機。示一境。一言半句。皆是激揚天地未判。父母未生底消息。只要各人。一念分明。自證自悟。初不以實法。繫綴人也。

後來有箇潭州雲蓋志安禪師。便是自證自悟此一念底人。一日到雲居。問云。某甲不柰何時如何。居云。只為工夫不到。安不肯。直造石霜。又如是問。霜云。非但闍梨。老僧亦不柰何。安云。和尚為什麼。不柰何。霜云。老僧若柰何。粘過汝不柰何。安遂有省。石霜騎賊馬趕賊。奪賊鎗殺賊。則不無。未免傷慈太過。雲蓋安。若向雲居言下悟去。甚處有石霜來。恁麼注解。有權有實。有照有用。須是一念明始得。

是時潭州馬王。當國佛法之盛時。有一道正。奏馬王。乞與雲蓋論議。馬王遂請雲蓋至。雲蓋就馬王。借一口劍。乃握劍。問道正云。汝本教中道。恍恍惚惚。其中有物。是何物。杳杳冥冥。其中有精。是何精。若道得。即不斬。道不得。即斬。道正遂設拜哀求。雲蓋謂大王曰。還識此人否。大王云識。雲蓋云是誰。大王云。是道正。雲蓋云。不是。其道若正。合對得山僧。此只是箇無主孤魂。因茲道門不復紛紜。雲蓋安禪師。見石霜。於言下。一念自證之後。等閑用將出來。自然去離泥水。活人眼目。只如恍恍惚惚。其中有物。是何物。不是心。不是佛。大千沙界海中漚。一切聖賢如電拂。杳杳冥冥。其中有精。是何精。不是鬼。不是神。自古上賢猶不識。造次凡流豈可明。且道山僧恁麼注解。是契得雲蓋意。契不得。須是諸人。一念洞明。方緇素得分曉。然則天下無二道。聖人無二心。倘能一念洞明。無主孤魂道正。是何物。是何精。理無二致。苟或一念不明。有箇物。有箇精。有箇道正。有箇無主孤魂。使得七顛八倒。無有瞥脫底時節。當時道士。若具這箇眼目。待雲蓋纔問未了。便奪雲蓋手中劍。直拔。與之一刀兩段。道門千古有光。當時既已放過。遂成不了公案。

後有漳州三平和尚。一日陞座次。有道士出眾。從東過西。又有一僧。從西過東。三平云。適來道士。却有箇見處。師僧未在。未在底。本不欠一絲毫。有見處底。亦不增一絲毫。道士出作禮云。謝師接引。三平便打。僧出作禮云。乞師指示。三平亦打。道士與這僧。大不知慚愧。設使三平。以大地。作一條拄杖打他。亦未免明珠暗投。反遭按劍。三平復謂眾云。此兩件公案。作麼生斷。還有斷得底麼。如是三問。眾無對。三平乃云。既無人斷得。老僧自斷去也。乃擲下拄杖。歸方丈。當初道士。與這僧。泊三平一會。若善臨機應變。則三平要歸方丈。未可在。只如道士。從東過西。這僧從西過東。意在什麼處。及乎二俱作禮。一云。謝師接引。一云。乞師指示。是會三平意。不會三平意。三平老子。二俱打出。可謂令不虛行。其柰土曠人稀。相逢者少。德言徒弟。若能一念頓證。則釋迦達磨。四七二三。天下老宿。雲蓋馬王。道正三平。道士與這僧。老僧與汝。見前一眾。覓一絲毫相。了不可得。既覓一絲毫。了不可得。則德言道士。即是德言新戒。德言新戒。即是德言道士。無二無二分。無別無斷故。如是則當日頂星冠。披鶴氅底。不是你。除鬚髮。著袈裟底。不是你。畢竟是誰。良久云。三賢固未明斯旨。十聖那能達此宗。復舉。夾山嘗遣一小師。徧游禪肆。殊無趣向。及聞夾山道譽遠播。乃回省覲云。和尚有如許奇特事。何不早向某甲道。師云。尋物暴怨賊盜。夾山云。汝蒸飯時。吾為著火。汝行益時。吾為展鉢。甚處是孤負汝處。師云。笑破土地鼻孔。小師因而悟入。師云。錯認定盤星。復頌云。汝蒸飯時吾著火。汝行益時吾展鉢。尋常恁麼老婆心。自是你儂機不活。機若活。夾山本無奇特事。百川倒流開聒聒。

法語

瑩悅二上人。幹陳塘閘。覓語

學道之要。無他。修身治心而已。身之不修。折旋俯仰。動用周旋。踰規越矩。陷於邪僻之域。心之不治。境風捲地。識浪翻空。前念未終。後念隨至。必有蕩而不反之患。即陳塘之無閘。滂則泥淤塞港。旱則鹹潮上田。其為民病。不細矣。今也謹一身之操履。無一毫之弗正。持一心之念慮。無一絲之或放。入息不居陰界。出息不涉萬緣。千邪萬僻。入作無門。五欲八風。搖撼不動。全是平等法界。頓明自己家風。即陳塘之閘成。或丁旱滂。有隄防捍禦之具。無填淤鹵氣之虞。百穀順成。萬家蒙益。其為民之利。豈不博且大也哉。所以吾祖達磨師。謂二祖大師曰。汝但外息諸緣。內心無喘。心如墻壁。乃可入道。如是則佛法世法。真諦俗諦。豈有兩途。惟能堅真實之心。吾事無所不濟。因普瑩從悅二上人。創陳塘之閘。乞語於余。余喜其創陳塘之閘。興利除害之事。有類乎學道。修身治心之要。故推其說授之。以勸施者。當有聞絃賞音。成茲勝緣矣。

示紹建化士

雪峯和尚示眾云。三世諸佛。是草裏漢。十經五論。是繫驢橛。八十卷華嚴經。是草步頭。博飯食言語。十二分教。是蝦蟇口裏事。還知麼。所以道。如今千百人中。若有一人大肯去。我作驢駝物。供養他。有什麼罪過。三世諸佛。十經五論。華嚴十二分教。若不是雪峯老子。用鼇山成道底眼目。從頭一句句發揚。一字字校勘。俾一切人。悟自本心。見自本性。則未免被三世諸佛。十經五論。華嚴十二分教。使得。七顛八倒。無有解脫之期。

我觀此會。盡是大肯去底人。更不學雪峯老子。作驢駝物。供養他。只是遣紹建化主。持此語。徧扣雪峯老子。鄉中之人。必有未言先領。未舉先知者。開大施門。辨真法供養。以飽我眾矣。

示懶庵居士

儒者曰。君子深造之以道。欲其自得之。自得之。則居之安。居之安。則資之深。資之深。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大凡欲明箇事。須有自得之妙。然得心未忘。則不能居之安。而居安之地不脫。不能資之深。果能忘其所得之心。脫去安居之地。不住資深之域。始能左右逢原矣。左右逢原。則自得之妙。居安之地。資深之域。皆為吾之妙用。自然若染若淨。若聖若凡。若好若惡。以吾所見事觀教盡是此境界。如如不動。若更有一法如絲髮許。即是無明翳障。直須不見有一法。是別底法。方始名為深造之道。更能翻擲自由。照用無礙。如空藏空。似鏡照鏡。佛法世法。了無二致。得到恁麼田地。更須知有衲僧門下。不近人情底一著。始得。

讚偈頌

出山相

天上星。眼中睛。星無悟人之意。睛無矚物之情。以理而會。自誠而明。究竟何曾有道成。

觀音大士

一切音聲相。是人聽以耳。我圓通大士。唯以眼而聽。非特以眼聽。六根互為用。當其互用時。根境不相雜。譬如帝珠網。交光相融攝。即此融攝相。各各住自位。以此三昧力。普施於一切。俾不離聲色。透出聲色海。眼處若聞聲。耳處得解脫。共證十方空。同名觀自在。我作如是贊。定招妄語罪。既招妄語罪。畫者亦是妄。畫者既是妄。此相非真實。於非真實處。此相常現前。應作如是觀。是真法供養。

寶公大士

師示生於宋。入滅於梁。慨時君乏仁義之澤。以及民專殺伐之功。而有國烏足以王。師由是入悲願海。運慈忍力。施凡聖罔測之機。明禍福未形之理。格其殺伐之心為慈祥。蓋亦師願力中。一毫芒耳。至若吾教東被。為其徒者。不囿於因果之域。則溺於知見之場。遂著菩提煩惱。佛與眾生不二等頌。藥乎偏見僻執者之膏肓。而使其各反乎本有之鄉。然後推達磨傳佛心宗之印。以啟於梁皇。至今一花五葉。遍天下。而流芳師之扶宗豎教之德。雖天地之大。不足以方。獨龍崗之黯黯。金陵水之湯湯。浮圖巍巍摩穹蒼。面目儼然而不亡。宜乎僧繇妙手。無得狀其妙相之堂堂。

達磨大師

楊子江心。波濤鼎沸。一葦可航。如履平地。蓋亦暫時之遊戲。豈足以盡此老。十萬里西來之本意。

人皆有心。人皆作佛。胡為西來。遞相誑惑。心在何處。佛是何物。帶累神光無處尋。後代兒孫[病-丙+斯]淪[泳-永+盾]。

曹源和尚

遭密庵罵。恨入骨髓。此恨難忘。充[穴/(畚-田+丰)]天地。四海五湖無處避。能有幾人著它底。著它底。冤冤相報無窮已。

又(師侍立)

父曹源。祖密庵。碧落碑無贗本。破沙盆。正法眼。清廟瑟有遺音。坐者立者。以心印心。不肖之子。作如是讚。非特旌於往古。亦乃詔於來今。

丙辰年。別龜峯曹源和尚

葛溪深處定宗綱。一任乾坤大地荒。但得棒頭明似日。可無臨濟解承當。

[拚-ム+去]命來經蠱毒家。不嘗滴水喪生涯。尚餘窮相一雙手。要向諸方癢處爬

。

破袂從東挾過西。何時再上惡鉗鎚。怒雷一吼聾三日。自有怨憎會苦時。

戊午在靈隱。聞曹源和尚訃音。兼小師舉老為開語錄

杖藜隨處是乾坤。迦葉峯前便塚根。貪看煙巒三十二。到頭不識老曹源。
悔不當初放拍盲。爛椎一頓快平生。近聞活陷阿鼻獄。撫掌呵呵樂太平。
三處移場定紀綱。曾無一字落諸方。破家種草癡狂甚。醜惡無端向外揚。

看相撲

拳來踢去疾如飛。畢竟輸贏是阿誰。鬧裏有人能著眼。未曾交輓已先知。

上尖竿

百尺琅玕摩碧空。四方八面絕羅籠。等閑進得竿頭步。千聖齊教立下風。

退靈隱 京尹節齋大資相公。堅挽。辭免

叢林虛得譽。無一補宗門。有誤 王臣鑑。徒霑
聖主恩。豈堪持鋤斧。只合傍雲根。默感始終惠。此生難盡言。

癡絕和尚語錄卷上

徑山癡絕和尚普說

嗣法門人 行彌 紹甄 編

金山損翁和尚。請山野。以累年之滌。一眾艱食。不免下山持鉢。因得到紫金峯頂。瞻望。堂頭損翁和尚。仰荷不鄙。令為眾東語西話。納此一場敗缺。非明眼人前。安敢拈出。

雲門道。光不透脫。有兩般病。一切處不明。面前有物。是一。衲僧家。開眼見明。合眼見暗。要行便行。要坐便坐。有什麼不明。山河大地。明暗色空。本來無一絲毫許。喚什麼作物。設使外不見有山河大地。內不見有見聞覺知。不見之相。蘊在曾中。如仇同處。故知。透得一切法空。隱隱地。似有箇物。亦是光不透脫。法身亦有兩般病。得到法身。為法執不忘。己見猶存。坐在法身邊。是一。直饒透得法身。放過即不可。點檢將來。有甚氣息。亦是病。兄弟饒你礙膺之物。脫然爆落。山河大地。不礙眼光。見聞覺知。了無拘繫。三界二十五有。八萬四千塵勞。一時解脫。盡乾坤大地。是箇真實人體。一坐坐在這裏。執以為是。謂之法執不忘。己見猶存。坐在法身邊。亦是病。更向這裏。不捨前功。翻身一擲。抹過太虛。佛見法見尚不起。豈有世間塵勞之見耶。點檢將來。有什麼氣息。亦是病。所以道。懸崖撒手。自肯承當。絕後再蘇。欺君不得。兄弟家。果能於無氣息處。絕後再蘇。等閑用將出來。不墮在是非得失裏。便可出叢林入保社。主賓互換。一挨一拶。著著有出身之路。

豈不見。琅琊和尚。問舉上座云。近離甚處。舉云兩浙。琅琊云。船來陸來。舉云船來。瑯云。船在什麼處。舉云步下。是佗於無氣息處。轉得身。吐得氣。絕後再蘇底人。露箇消息。自然迥別。琅琊見佗此語。殺人可恕。無禮難容。便為佗撥轉路頭。向佗道。不涉程途。一句作麼生道。若是別人。死在句下。作萬千技倆。用盡鬼恠。舉上座。到這裏。更無周由者也遂以坐。具撼一撼云。杜撰長老。如麻似粟。有般漢。當這般境界不過。便作是非得失商量。佗琅琊老子。也不忙。款款地。問侍者云。此是什麼人。侍者云。舉上座。琅琊遂親下且過。問云。莫是舉上座麼。莫恠適來相觸悞。爾看。二大老。一人道杜撰長老。如麻似粟。一人道。莫恠適來相觸悞。可謂拳踢相應。彼此不相饒。自然不坐在是非得失裏。當時舉便喝。好喝。若非舉上座。四楞蹋地。未免當面蹉過。舉復問云。長老甚時到汾陽。琅琊云。某時到。舉云。我在浙江。早聞爾名。元來見解只如此。何得名喧宇宙。琅琊遂作禮云。惠覺罪過。兄弟。舉上座七事隨身。戰必勝。攻必取。若非琅琊。暗設機穿。平地[病-丙+斯]陷。爭見功高汗馬。直得主賓互換。水乳和同。玉轉珠回。不留影迹。要且是非得失。粘綴伊不著。生死去來。羈絆伊不得。如今兄弟。志願不堅。力量不大。纔見主法者。輕輕道箇不是。便頭紅面赤。打不過。起單去。一時作是非得失會。却如何了得

生死。

豈不見。昔日慈明和尚。見汾陽。汾陽揣慈明之志。是箇沒量大漢。經二年。不許入室。每見必詆罵。使令去。或毀詆諸方。及有所訓。皆流俗鄙事。激得慈明。三毒無明現前。便乃心憤憤。訴於汾陽曰。自至法席。已再夏。不蒙指示。但增世俗塵勞念。歲月飄忽。己事不明。殊失出家之利。語未卒。汾陽熟視。罵曰。是惡知識。敢裨販我耶。舉杖逐之。慈明擬伸救。汾陽以手掩其口。慈明大悟曰。乃知臨濟道。出常情。兄弟大抵是非之念不深。不足以到無是非之境。生死之心。不重。不足以到無生死之場。看佗汾陽。不容慈明入室。示之以流俗鄙事。意在於何。使其慈明。志願不堅。力量不大。安得於汾陽所示之要。起如是生死之念。是非之心。如此深且重耶。惟其深且重。纔被汾陽輕輕點破。便能到無是非之地。無生死之場。生死去來。籠罩不住。始知臨濟道。出常情。是知慈明。如龍門之躍鱗。汾陽以雷霆。助其威靈。雲霧資其變化。遂能翱翔於九天之上。這箇便是參禪學道。志願堅。力量大。透頂透底。不坐在是非得失窠裏。跳出生死去來底樣子。所謂臨濟道。出常情。盡在是矣。然則臨濟之道。自汾陽而少衰。幸而慈明崛起北方。挾其道而南。於大爐鞴中。得楊岐黃龍二大老。喧轟於天下。是故舟峯庵主道。南之施設。如坐四達之衢。聚珍恠百物鬻之。遺簪墮珥。隨所探焉。駸駸末流。冒其氏者。未可以一二數也。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璣。珣玦廢矣。故其子孫。皆光明照人。克世其家。蓋碧落碑。無贗本也。在今天下。惟大慧應菴之裔。其光明照人者。能幾人耶。汝等諸人。在此紫金光聚中。朝參暮請。驀然失脚踏翻。則損翁斷不相孤負。始知臨濟道。出常情。然後信碧落之碑。果無贗本。固是一點謾諸人不得。只如碧落碑中。最初一字。是什麼字。試參看。

壬辰結夏。是身壽命。如駒過隙。何暇閑情。妄為雜事。既隆釋種。須紹門風。諦審先宗。是何標格。

此蓋佛眼禪師。十分入泥入水。不顧傍觀。痛的的地。揭示諸人。叢林中。無不念得熟者。求一人半人。親履而行之。直是萬中無一。只如道是身壽命。如駒過隙。一彈指頃。有六千五箇剎那。一剎那。有九百箇生滅。互相推遷。如汲井輪。無有窮已。要得平穩。除非一念頓忘。前後際斷。生滅心死。三祇劫空。然後於一念中。以一剎那。為阿僧祇劫。而不長。以阿僧祇劫。為一剎那。而不促。從朝至暮。念念無虛弃底工夫。儻不如此。何暇閑情。妄為雜事。十二時中。四威儀內。貪瞋愛慢。諂曲嫉妬。墮在三界。二十五有中。被八萬四千。塵勞煩惱籠罩。無有出期。固是雜事。然學佛法。求玄妙。事泯默。廣見聞。以至百千法門。無量妙義。一一透徹。及盡精微。尤為雜事。豈知我此宗中。無剩底法。但能一念頓證。三界二十五有。八萬四千塵勞。當下平沈。貪瞋愛慢。諂曲嫉妬。復是何物。百千法門。無量妙義。直下如紅爐上一點雪。相似。覓其蹤跡。了不可得。學佛法。求玄妙。事泯默。廣見聞。是

什麼人。當恁麼時。閑情尚無。安有雜事。儻不如此。何以隆釋種。紹門風。且道是什麼門風。便是釋迦老子。三百六十餘會。橫說豎說。說不到底。一著子。末後於百萬眾前。拈花揭示。獨有迦葉一人。領之於一笑之頃。謂之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自此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天下老和尚。的的相承。直至今日。這箇便是釋迦老子門風。作麼生紹。若紹得去。釋迦本不拈花。迦葉不曾微笑。且道紹箇什麼。儻或尚留觀聽。滯在皮膚。諦審先宗。是何標格。且道是什麼標格。從上若佛若祖。天下老和尚。求道之心。達道之念。行道之志。底標格。大抵疑心不深。不足以到無疑之田地。道念不重。不足達此道之根源。

昔日大法眼禪師。久在長慶會中。無所契悟。遂與修進二上人。自漳州。氏湖外。將發足。而雨。溪漲不可渡。顧城隅。有古寺。解包休于門下。雨不止。入堂有老宿。坐地爐。見法眼問云。此行何之。法眼云。行脚去。老宿云。如何是行脚事。法眼云。不知。老宿云。不知最親。者一句子。最是毒害。宗師家。與人解粘去縛。拔楔抽釘。無出這些子。法眼雖疑情未破。亦未免從死邊過。只是死眼未活。三人附火。舉肇論云。天地與我同根。老宿云。山河大地。與自己。是同是則。法眼云同。老宿豎兩指。熟視法眼云。兩箇。拂袖便起。第二下鐵鎚來也。且道。法眼還知痛痒也無。當初法眼。若知痛痒。這老宿拂袖起去。未得在。法眼遂與修輩。同行廊廡間。讀寺額。乃知。是石山地藏。法眼顧修等曰。此老琛禪師也。意欲留。語未卒。琛又至。雨已止。業已成行。琛送之。問云。上座尋常愛說。三界唯心。遂指庭下石云。且道。此石在心內。心外。眼云。在心內。琛乃呵呵大笑云。行脚人。著甚來由。著塊石。在心頭。一等是騎賊馬趕賊。奪賊槍殺賊。羅漢老子。就中奇恠。法眼無以對。若是而今禪和子。撐兩轉語。貴圖口不空。有可祇對。是佗法眼。是箇大根器。大力量。不肯妄通消息。雖不妄通消息。正是法眼疑情將泮。命根將斷。技倆將盡。成佛作祖底時節。將至。遂求決擇。洞徹玄奧。使其疑心不深。道念不重。安得到不疑之田地。徹見此道之淵源。後來出世。遂為地藏之嗣。時有子方首座。乃問云。公久參長慶。而嗣地藏。何耶。法眼云。以不解萬象之中獨露身故。子方豎起拂子示之。且道。明長慶意耶。與法眼相見耶。法眼云。撥萬象。不撥萬象。可謂寸鐵在手。是處割截子方云。撥萬象。法眼云。萬象之中。響。子方云。不撥萬象。法眼云。獨露身。響。子方於是大悟。也是因邪打正。乃云。我幾枉過此生。款出囚口。看佗法眼。從地藏處。得這巴鼻入手。等閑用將出來。著著有出身之路。豈止藥子方首座膏肓之疾。至於拈却盡大地禪和子。死在句下之病。其柰知音者少。這箇便是求道之心。達道之念。行道之志底標格。山僧素來。百無所解。只是箇隨時及節。著衣喫飯底。老骨樞。汝等諸人。肯來相聚。千萬以古為標格。只是不得學佛法。求玄妙。事泯默。廣見聞。硬糾糾。各各豎起脊梁一回。透頂透底。生死心破。命根既斷。技倆既忘。直向佛祖頂[寧*頁]上行。便見釋迦拈花。迦葉微笑。當甚閑公事。然後知地藏與法

眼。至今坐在草窠裏。出頭不得。若撿點得出來。山僧不曾說著一元字脚。苟或未然。切忌向語脉裏著到。

虎丘蒺藜和尚請。

雲岳路滑。到者應稀。劔池水深。如何到底。當恁麼時。莫道山僧。與諸上座。討頭鼻不著。直饒千聖萬聖。現三頭六臂出來。也自入作無門。如今幸遇虎丘蒺藜師兄。放一線道。蔣山借路經過。因行掉臂去也。

乃以拂子。擊繩牀左邊云。這裏見得徹去。主則始終主。以拂子。擊繩牀右邊云。這裏見得徹去。賓則始終賓。以拂子。中間點一點云。這裏見得徹去。賓即是主。主即是賓。賓主交參。應用無礙。應用無礙也。賓頭盧日應四天下供。不離當處常湛然。梁寶公現十二面觀音。也知不是閑和尚。是汝諸人。還知蔣山與虎丘落處麼。兩翁總是王蠻子。舉世誰人解賞音。山野一坐鍾山九年。旱澇相仍。一眾艱食。由是下山持鉢。以謀一飽之計。仰荷虎丘師兄。令為眾東語西話。然某道學膚淺。嚴命之辱。不敢固辭。不免借師兄鼻孔出氣。應箇時節。如師兄示眾云。虎丘無可取。只有三轉語。驗盡天下人。非今亦非古。敢問大眾。如何是虎丘三轉語。久參先德。一舉便知。後學初機。如何洞明。如何造入。須知這三轉語。從上若佛若祖。天下老和尚。以此應世。乾坤大地。日月星辰。森羅萬象。色空明暗。以此建立。四聖六凡。情與無情。以此出沒。兄弟家。未透得三轉語時。被從上若佛若祖。天下老和尚謾了。乾坤大地。日月星辰。森羅萬象。色空明暗。謾了。四聖六凡。情與無情。謾了。既一一被謾了。如何得此三轉語現前。除非自家。二六時中。四威儀內。一切時一切處。一動靜一語默。自己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以至盡乾坤大地。一時皆是明此三轉語底時節。直得心心無間。念念不忘。日久歲深。逢境遇緣。築著磕著。如崖頹石殞。天崩地裂相似。一回便見。從上佛祖。天下老和尚。盡向手中乞命。乾坤大地。日月星辰。森羅萬象。色空明暗。無處椿立。四聖六凡。情與無情。一時消殞。始信從上佛祖。天下老和尚。謾我不得。乾坤大地。日月星辰。森羅萬象。色空明暗。謾我不得。四聖六凡。情與無情。謾我不得。何故。蓋為從上佛祖。天下老和尚。以至四聖六凡。情與無情。盡從此三轉語中流出。所以道。佛及諸眾生。皆承此恩力。識得此恩力。眾生絕消息。然雖如是。且道。此三轉語。從什麼處流出。須知虎丘師兄。自靈山付授而來。所以流自曾襟。蓋天蓋地。其奈土曠人稀。相逢者少。

豈不見。昔日雪峯住菴。有僧來參。雪峯以手托菴門云。是什麼。僧亦云。是什麼。雪峯低頭歸菴。雪峯等閑略露目前些子。如寸鍊在手。遍地刀鎗。只是這僧不得柄杷。若得柄杷。甚處有雪峯。僧遂辭雪峯。峯問云。什麼處去。僧云。湖南去。峯云。我有箇同行。住巖頭。寄箇信去。僧云。便請雪峯信。云一自鼇山成道後。直至而今飽不飢。兄弟。這箇是巖頭與雪峯。辭德山。至鼇山店上。阻雪底因緣。看佗古人。念道之切。至于孤村陋店。亦以此道為念。巖頭長伸兩脚眠。且道。意在什麼處

。雪峯堆堆打座。向什麼處留心。巖頭云。瞌睡去。恰似七村裏土地相似佗日異時。魔魅人家男女去在。是知切磋琢磨。深錐痛筍。若非具大眼目底。同行道伴。安能誠告。如此之切。雪峯既被巖頭痛處一筍。乃自指曾云。我這裏。實未穩在。是佗大力量人。不肯只麼休去。故得巖云。若恁麼。據你平昔見處。一一舉來。是則與汝證據。非則為汝割却。峯乃詣實供通云。我初見鹽官。聞舉色空義。有箇見處。只今目前。所見是色。當體即空。空亦不可得。如此見解。還得徹也未。是故巖云。此去三十年後。切忌舉著。峯云。因見洞山過水悟道頌。有箇省處。頌云。切忌從佗覓。迢迢與我踈。我今獨自往。處處得逢渠。渠今正是我。我今不是渠。應須恁麼會。方始契如如。且道。渠與我。是一是二。十二時中。還得如此也無。巖云。若恁麼。自救也未徹在。巖頭鉗鎚在手。應用臨時。峯又云。我因問德山云。從上宗乘中事。某甲還有分也無。德山打一棒云。道什麼。我當下。如桶底脫相似。巖頭云。你豈不見道。從門入者。不是家珍。只如德山。打一棒云。道什麼。還當得從上宗乘也無。雪峯當下。如桶底脫相似。又有甚不得處。因什麼。巖頭道。從門入者。不是家珍。將知萬里無雲。青天猶在。寸絲不掛。赤體猶存。雪峯敵國家財。既被巖頭打併了。計窮力盡。乃問巖頭云。畢竟如何得是。巖頭云。佗後若播揚大教。須是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。與我蓋天蓋地。雪峯於此大悟。跳下牀禮拜云。今日始是鼇山成道。今日始是鼇山成道。大眾。雪峯自聞色空義。見洞山過水頌。於德山棒下。皆有證悟處。其奈一翳在眼。空花亂墜。當時若不是巖頭有針膏肓。起必死底手段。安有鼇山店上。一段奇事。故信云。一自鼇山成道後。直至而今。飽不飢。也是貧兒思舊債。巖頭遂問這僧云。雪峯更有什麼言句。僧舉前話。巖頭云。雪峯道什麼。僧云。無語低頭歸菴。巖頭云。我當時悔不向伊道末後句。若向佗道。天下人。不奈此老何。且道。如何是末後句。但向雪峯低頭歸菴處會取。這僧既不薦。至夏末。請益巖頭。頭云。雪峯雖與我同條生。不與我同條死。要識末後句。只這是。這僧自雪峯處。擔得一擔骨董。到巖頭處。添得一擔顛頂。直是不奈何。了帶累二大老。費口分疎。究竟不知落處。然則雪峯巖頭。兄呼弟應。激揚此道。即不無。畢竟低頭歸菴。與末後句。如何理會。須信道。雪峯巖頭。如轉輪聖帝。施一號。發一令。四方八表。無不順從。這僧為什麼。頭頭蹉過。汝等諸人。若要徹底分明。須是參取虎丘三轉語。若參透此三轉語。則低頭歸菴。與末後句。自然念念現前。臨機應變。得大自由。生死去來。了無朕跡。然雖如是。蔣山恁麼說話。向虎丘師兄面前。不滿一笑。何故。當門不用栽荆棘。後代兒孫惹著衣。

眾道友。就淨慈請。

山僧。自住鍾山以來。旱澇相仍。今歲尤甚。下山持鉢。荷眾信檀越。令陞此座。舉揚宗旨。俾得餘利。以為一飽之計。且道。如何是宗旨。作麼生舉揚。據實而論。設使盡大地。若草若木。各各具廣長舌相。亦不能措一詞。今為眾信之心誠確。不

免就第二義門。東語西話。應箇時節去也。

所謂宗旨者。蓋是釋迦老子。三百六十餘會。橫說豎說。說不著底。一著子。末後於百萬大眾中。拈花示眾。獨有迦葉一人。破顏微笑。釋迦老子。便與佗著一箇名字。謂之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分付摩訶大迦葉。自此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天下老和尚。的的相承。而至今日。鞠其所歸。不出只今見前一眾。各各當人。真實一念。此念未明。以前諸人。日用應緣處。不曾減一絲毫。既明之後。諸人日用應緣處。亦不曾增一絲毫。上至諸聖。下及六道。一切含識。皆具此真實一念。以其於日月應緣處。迷則業緣。悟則佛性。然則業緣佛性。間不容髮。但忘取捨之心。隨處自然解脫。所以佛說。南閻浮提人。念頭猛烈。最能夠善。最能夠惡。超四果。越十地。坐與諸佛齊等。亦由此一念所為。經三途歷六道。終陷阿鼻地獄。亦由此一念所造。眾信道流。儻能一念頓證。則善之與惡。籠罩不住。所以六祖大師。謂明上座云。不思善不思惡。正當恁麼時。如何是明上座。本來面目。然則諸檀信。見前一眾。日用應緣處。此一念。不系於善。不系於惡。殊不知。此一念。如大日輪。昇于東方。清淨光明。無幽不燭。只如諸檀信。見前一眾。每日起心動念。運轉施為。折旋俯仰。父母夫婦之間。兄弟朋友之際。或流於善。或流於惡。一一皆謾自心不得。既謾自心不得。但於日用應緣處。急急著眼看。此一念之善。一念之惡。自何而來。驀然覷破。知此一念來處。則世間善善惡惡。籠絡不住。三界二十五有。當下冰消。八萬四千塵勞。隨處解脫。全體是自家真實一念。方信道。從上佛祖。天下老宿。以至山河大地。日月星辰。草芥人畜。情與無情。悉從我一念。真實心中流出。所以道。只箇心心心是佛。十方世界最靈物。縱橫妙用可憐生。一切不如心真實。古人雖是慈悲之故。有落草之談。只要箇人。明此真實一念。

豈不見。昔日靈山會中。有一上首。為乞士。遇恒迦比丘。問之。乞士從何而來。乞士云。從真實中來。恒迦云。何名真實。乞士云。寂滅故名真實。只如見前。三界綿綿。四生浩浩。僧是僧俗是俗。立底立坐底坐。內為見聞覺知。生住異滅。所惑。外為萬象森羅。色空明暗所移。是寂滅。不是寂滅。這裏若不是真實一念見前。則未免被物所轉。恒迦又問云。寂滅相中。有所求耶。無所求耶。乞士云。無所求。恒迦云。既無所求。何用求耶。乞士云。無所求中。吾故求之耳。看佗二人。問者窮源到底。要見淺深。答者似鏡臨臺。難逃妍醜。恒迦又問。無所求中。何用求耶。乞士云。所有求者。一切皆空。得者亦空。著者亦空。實者亦空。來者亦空。語者亦空。問者亦空。寂滅涅槃。一切虛空分界。亦復皆空。吾為如是次第空法。而求真實。大眾。得者不空。則為得心所累。著者不空。則處處執滯。不得解脫。來者不空。則為動相之所移。語者問者不空。則死在句下。為語言之所役。寂滅涅槃。一切虛空分界不空。則為勝妙境界之所籠罩。無有出期。則真實一念。何由發露。只如山僧。今歲諸莊大浸。顆粒不收。可謂空矣。下山持鉢。所至處。被人所迫。不得已。東語西話

。然未嘗有一毫實法與人。可謂空矣。便恁麼去。山僧以此一念。無說而說。見前一眾。以此一念。無聞而聞。既無說又無聞。畢竟喚什麼。作真實。喝一喝云。寐語作十麼。

聰藏主為母請。

古人所謂。養不足以報父母。惟聖人以德報之。德不足以達父母。惟聖人。以道達之。道也者。非世人之所謂道也。妙神明。出生死。聖人之至道者也。德也者。非世之所謂德也。備萬善。被幽明。聖人之至德。如何謂之妙神明。出生死之道。如何謂之備萬善。被幽明之德。備禪和子。置身在叢林中。潔己虔心。究明自己。自己若明。無一事不是真乘。無一法不為妙用。三界二十五有。八萬四千塵勞。四聖六凡。情與無情。盡向這裏。冰消瓦解。當恁麼時。非特報今生父母以德。達今生父母以道。以至。歷劫以來父母。無不報之以德。達之以道。豈不見。昔日伏馱密多尊者。年五十。口未曾言。足未曾履。且道。佗五十年。口不曾言。足不曾履。意在什麼處。一日見佛陀難提至其家。遽起作禮。而說偈言。父母非我親。誰是最親者。諸佛非我道。誰是最道者。難提以偈答曰。汝言與心親。父母非可比。汝行與道合。諸佛心即是。此便是達親以道。報親以德底張本。只如吾人。稟父母之遺體。三年然後免懷抱。如何說箇父母非我親底道理。吾人刳除鬚髮。著佛衣。喫佛飯。依佛而住。當行佛行。作麼生說箇諸佛非我道底道理。須知伏馱尊者。五十年中。為箇一事。口不敢言。足不敢履。一旦得難提尊者。提金剛王寶劍。不犯鋒鏑。直下向咽喉上一刺。直得伏馱尊者。五十年礙膺之物。渙然冰釋。所以難提道。汝言與心親。父母非可比。汝行與道合。諸佛心即是。如是則言與心親。則全是本來父母。道與行合。則諸佛之心。不從外得。是知妙神明。出生死之道。備萬善。被幽明之德。伏馱密多。五十年間。了然蘊在胷中。口雖不言。言滿天下。足雖不履。獨步大方。驀被難提尊者點發。直得光明盛大。照映寰宇。為在家出家。補報父母重恩底榜樣。

是故。今日檀越。張丈省元。巫丈省元。同聰藏主入山。為令尊堂戴氏小一太君愍忌。與百日。同時辦香積供。供養見前。學般若道流。因命山野。陞于此座。舉唱宗乘。所將妙善。以資冥福。用報親恩。真所謂善達其親。以吾聖人之道。善報其親。以吾聖人之德。大凡人生天地間。不論僧之與俗。在家有在家之孝。出家有出家之孝。在家則生事之以禮。死葬之以禮。祭之以禮。出家則參究妙神明。出生死之道。熏煉備萬善。被幽明之德。儻能自己洞明。則此道此德。歷歷見前。到這田地。上無不報之恩。下有可行之道。聞之。尊堂太君。賦性溫謙。樂善不倦。以其稟溫謙之性。自然於日用中。與善相應。燕居食息。動容周旋。無有一事。不中禮法。用是日日晨昏。不暇他務。以看經念佛為務。當不暇佗務之際。便是善心純至。善心既純至。則所看之經。是自心之經。所念之佛。是自心之佛。是皆自溫謙性中。流出也。至於寶轄造門。殫力祇遇。賑人患難。如己之急。自非平昔。樂善不倦。疇克若此。雖臨

終之際。索香湯沐浴。集闔門眷。聚乃子若孫。環立寢。所以授遺訓。我沒之後。必生好處。汝等不必憶我。又且誦阿彌陀佛。至瞑目。不輟於口。大抵臨生死之際。不容以偽。看佗令尊堂太君。九十餘年。遊人間世。現婦女身。溫以處己。謙以御眾。樂善不倦。時節既至。付囑便行。真所謂。佛子。若能於一切處。善用其心。則獲一切勝妙功德。此之謂也。

昔城東老母。與佛同生。不願見佛。纔見佛來。以兩手掩面。佛於十指間。頓現。直是無迴避處。敢問大眾。且道。城東老母。不願見佛。與令尊堂太君。臨終念佛。不輟於口。還有優劣也無。見前一眾。但能參透妙神明。出生死之道。熏煉備萬善。被幽明之德。透頂透底。了了分明。則知戴氏太君。與城東老母。二人落處。若知得此二人落處。則知各人自己落處。若知各人自己落處。此妙神明。出生死之道。備萬善。被幽明之德。十二時中。無有不現前底時節。既得此時節現前。則世出世間。平等頓超。人與非人。性相無異。獨有蔣山拂子。不入這箇保社。何故。三賢固未明斯旨。十聖那能達此宗。

天童中夏。

教海淵深。萬論千經。皆攝入。禪門浩博。六凡四聖悉包容。衲僧家。各各負沖天氣宇。掀翻教海。千經萬論。無處棲蹤。擊碎禪門。四聖六凡。無容身地。如是則禪之與教。皆是強名。黃面老子。四十九年。橫說豎說。空有性相。頓漸偏圓。未免徒將五彩。描畫虛空。碧眼胡僧。萬里西來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無端特與鉢盂。強安柄杷。軒知。這些貨賂。誰不有之。但能反己而求。自然隨處解脫。

豈不見。昔日禾山普禪師。左縣人。賦性豪邁。不受控勒。氣節孤高。見識明敏。講唯識起信論。與眾難疑答問。千變萬化。七縱八橫。無敢嬰其鋒者。常罪圭峯疏。多臆說。摘其失處。以戒學者云。不足信。間有老師宿學。皆數之曰。圭峯。清涼國師之所印可。汝敢雌黃之。蚍蜉撼大樹之謂也。普嘆曰。今之學者。以名位自惑。久矣。清涼圭峯。非有三頭六臂。奈何甘自屈辱乎。是他氣節高。見識明。雖是文字之學。已不為文字所惑。使其參請。有大發明。縱從上佛祖。有所未至。亦必直之。是時黃檗勝和尚。自江西歸成都保福。呂龍圖名大防者。帥成都。執弟子禮。日名參叩。普雖性豪邁。不受控勒。然却疑此事。於是易服。竊聽其議論。終日不曉一詞。遂心憤憤口悻悻。歸臥看屋梁曰。昔勝曾業講有名。而呂公當世第一賢者。相與醺醺。敬信如此。而我乃不信耶。所疑未解。坐寡聞也。大抵參究此事。須是有箇般氣宇始得。乃出蜀。至荊南金鑾。聞其會中。有一老衲。曾見了山情菴主來。叢林目之為飽參。普遂叩之曰。經論何負於禪宗。每見長老家。多譏訶之。何也。老衲謂之曰。業經論者。以其是情識義理。思想邊量。非能發聖成道。脫有發聖成道者。籍經論為緣耳。儻不因自證自悟。唯經論是仗。則世間能讀能誦。能知能解。皆一時證聖成道去。寧肯僕僕。與吾輩。俯仰於叢林中耶。又況經論。皆紙上死語。教家謂之所知障

。烏能發聖成道。尋常教家言。所知不是障。是障障所知。山僧舊曾在講下。聽諸講師。講所知障義章。翻覆講解。枝詞蔓語。終不可曉。以今日山僧見處。只就自家日用中。略為評品。只如適來老衲道。業經論者。以其情識義理。思想邊量。是所知障。諸人十二時中。推窮尋逐。情識義理。思想之際。那箇是能知之心。你若當情識義理。思想之境。見前之時。見徹能知之心。本空。則所知之境。自寂。便見所知之境外。無能知之心。能知之心外。無所知之境。心境既空。性相平等。直饒恁麼。向衲僧門下。天地懸隔。是故達磨大師。得得西來。顯言。教外別傳。是也。這老衲。要推鞠普蹉過此事處。遂就佗經論窠子。問佗。只如經中道。一切眾生。本來成佛。汝還信否。普云。世尊之語。安敢不信。老衲曰。既信。何用區區遠來。普曰。吾聞。禪宗有別傳之旨。故來。老衲曰。是則未信。非能信也。大抵禪宗直指之要。非有佗說。蓋亦人人見行。本分事耳。如釋迦老子。纔出頭來。以手指天地云。唯吾獨尊。此乃明明顯示直指之要。以悟人矣。及乎見明星悟道。乃云。奇哉一切眾生。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與夫一切眾生。本來成佛等語。是知。吾佛。重重以直指之要。八字打開。颺在諸人懷裏了也。自是吾人。為其徒者。不能當面便領。却向千經萬論中。尋言逐句。甘自陷溺於語言名相之域。迷而不反。所以達磨大師。航海而來。徑提此事。顯言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是故老衲。以經中所說。一切眾生。本來成佛之語。痛懲詰於普。却似將一箇鍊痰藜。著在普胷中。而普雖不當下便省。而胸中耿耿地。有箇物礙塞。銷鎔不去。此銷鎔不去之時。便是佗漸有契證之地。乃云。其病安在。老衲曰。能見黃龍南禪師。當使汝之疾。有瘳矣。普於是即日遂行。纔至黃龍。便問南禪師云。如阿難問迦葉云。世尊傳金襴外。別傳何物。迦葉遂召阿難。阿難應喏。迦葉云。倒却門前剎竿著。意旨如何。看佗置箇問端。只從佗在講下。罪圭峯臆說處來。及不曉黃檗與呂龍圖議論。乃云。所疑未解。坐寡聞處來。又從老衲。以經論是情識義理。思想邊量處來。黃龍南禪師。眼高一世。覷見佗心肝五臟中病痛。於其問端上。不易絲毫。而問之曰。上人出蜀。曾到玉泉否。云曾到。云曾掛搭否。云一夕便行。南云。智者道場。關將軍打供。與結緣幾時。何妨。此語正是倒却門前剎竿著底註脚。普雖默然良久。復理前問。正是普疑心將破。胸中之物銷鎔。發聖成道之時也。南公遂俛首。可謂殺人不用刀。活人不用劍。普當下大悟。頓忘所證。趨出大驚曰。兩川義虎。不消此老一唾。看佗得這箇時節入手。無言可對。無理可伸。只道得箇兩川義虎。不消此老一唾。後來出世。住禾山。臨遷寂時。受一寺人生祭。足即坐脫而去。古人道。大疑之下。必有大悟。小疑小悟。不疑不悟。原其所悟之由。若不是疑教外別傳之旨。疑之最深。不得南禪師。等閑俛首。以攻其膏肓之疾。安得到大安樂之地。然後知倒却門前剎竿底道理。智者道場。關將軍打供。與夫俛首底時節。了無異轍。到這裏。禪之與教。著不得。佛之與祖。著不得。當之著不得處。事事著得。終日經論。而不墮語言之域。終日聖凡。而頓忘昇沉之跡。出生入死。

得大自由。世出出間。了無剩法。便恁麼去。猶是小小歇場。暫時活計。更須知有佛祖未興。禪教未立。禾山未離講肆。未見南禪師底一著始得。汝等諸人。若要知得這一著落處。但如禾山普禪師。見南禪師。大悟一回。自然分曉。不著問人。設或未辨端倪。他日異時。閻羅老子。徵你飯錢。莫言不道。

徑山癡絕和尚法語

嗣法門人 智圓 元省 元樞 編

示巖壽首座(前住彭州天寧)

瞿曇老子。費盡口業。橫說豎說。初無一箇元字脚。與人啞啗。達磨大師。得得西來。單傳心印。亦無一針鋒許。與人作道理。須是箇漢。具天然氣槩。於一切時。一切處。向瞿曇未出世。達磨未西來以前。研窮體究。時節既至。噴地一下。明見本地。便知。瞿曇不曾出世。達磨不曾西來。在在處處。常光現前。剝剝塵塵。初非外物。直饒恁麼。猶是小小歇場。暫時活計。未是宗門中事。不見雲門大師道。任你橫說豎說。未是宗門中事。是甚麼熱椀鳴。三乘十二分教說夢。達磨西來說夢。若有老宿開堂。椎殺百千萬箇。有甚麼過。雲門恁麼揭示。且道。還當得宗門中事也無。山僧自住持以來。亦曾為人。東說西說。若是宗門中事。未曾夢見。有人痛下毒手。椎殺山僧。不為分外。巖壽首座。極有志於道。忽來告別。覓語。驀云。某甲下手。山僧只向佗道。善為道路。

示法嗣知客

衲僧門下。正令全提。如擊石火。閃電光。旱地奔雷。懸崖落石相似。未曾眨眼。早是蹉過。是佗從上老宿。踏得這一脉著。等閑垂一機。示一境。自然去離泥水。活人眼目。初無實法與人。豈不見。良遂座主。參麻谷。谷一見來。便去鋤草。良遂到鋤草處。谷殊不顧。便歸方丈。掩却門。良遂乃敲門。谷問云阿誰。遂擬對。忽然契悟。乃云。和尚莫謾良遂好。若不來禮拜和尚。幾乎被經論。賺過一生。且道。麻谷有指示。無指示。若道有。麻谷向道什麼。若道無。良遂因什麼悟。後歸到講肆中。謂人曰。諸人知處。良遂總知。良遂知處。諸人不知。良遂得這些巴鼻入手。便有活人底眼目。檢點將來。未免乞兒暴富。當時講肆中。忽有箇漢。不受人謾。翻轉面皮。看佗良遂無容身之地。

法嗣知客。自錦城講肆中。知有教外別傳一段大事。得得南泉。尋人決擇。兩到山間道聚。山僧曰。袞於人事海中。無暇去鋤草。亦不曾閉却方丈門。只是相煩客司一年了。是箇氣吞宇宙底漢。一點也謾佗不得。但如良遂見麻谷一回。便知經論。果有賺人處。若有賺人處。則自己知處。灼然一切人不知。如是則未離講肆。未出瞿塘。行脚事畢。豈待區區八千里往來。然後為得耶。雖然。歸到講肆中。切忌妄通消息。忽然撞著箇人。翻轉面皮。莫言不道。

示悟開首座(前住建康清涼)

達磨六傳。而至曹溪。曹溪之後。南嶽收其餘毒。肆其酷於江湖之間。馬駒中毒。殺八十四人。箇箇阿軋軋地。獨有百丈。向一喝下。拾得箇窮性命。坐在大雄峯頂。幸自可憐生。無端被黃檗覷破。喚作大機之用。帶累臨濟。只具一隻眼。自此一人傳一人。習以成風。莫之敢遏。至於楊岐栗棘蓬。白雲上大人。東山暗號子。賺得圓悟於小玉聲中。此毒現前。熏染應菴。斃於睡虎爪牙之下。幸而有箇破沙盆。活得起來。直得炎炎之氣。塞乎天地之間。窮其來處而無蹤。究其用處而無跡。皆所以碎諸方之窠臼。發千聖之靈機。近來此毒。看看掃土而盡。絕無氣息。

悟開首座。拚得性命。於無氣息處。發此餘毒。以施來學。則達磨正宗。不致寂寥也。

示智沂首座

諸佛未出世以前。好箇清平世界。及乎靈山拈花。以正法眼。付金色頭陀之後。便見干戈一動。四海塵昏。西天四七。略露鋒鋦。唐土二三。互施劒戟。帶累後代兒孫。各據一方。遞相鼓儻。指南作北。喝水成冰。未曾有一人。端的見正法眼之落處。獨有雲門風穴二大老。較些子。一人道普。一人道瞎。雖則各出隻手。扶此正法眼。欲使其光明燦爛。殊不知。轉見黑墨律率。便恁麼去。譬如清廟之瑟。朱絃而踈越。一唱而三嘆。有遺音者矣。是故密菴師祖。得其遺音。喚作破沙盆。颺在糞掃堆頭。無人會得。獨有松源老人。知得落處。放出箇拗驢。一踏踏得粉碎。只要於諸佛未出世以前。善自提持。以壽後世無窮之傳也。

示了徽侍者(前住渠州延福)

佛祖闔域。衲僧巴鼻。非是聰明利智。博見多聞。而能證入。又非峻機慧辯。泯默忘言。而能造詣。直饒具通天作略。蓋世英雄。未舉先知。未言先領。亦未得其髣髴。須是於二六時中。回光返照。乍可不會。不可妄有領覽。纔有一毫髮。妄自領覽。執以為是。則便是生死根本。但一味退步。就已默默參究。愈退步。愈有力。愈不會。愈現成。驀然一處錯踏翻。千處萬處俱透脫。始見從前聰明利智。博見多聞。峻機慧辯。泯默忘言。皆是自家受用三昧。便能欺賢罔聖。破二作三。拈一莖草。作倚天長劒。殺活自由。以黑豆子。換天下人眼睛。聖凡罔測。得到恁麼田地。莫便是佛祖闔域。衲僧巴鼻麼。且喜沒交涉。

了徽侍者。為道正切。以省親西沂。一日告別。驀問云。如何是佛祖闔域。衲僧巴鼻。余謂之曰。若要洞明此事。初無佗術。別沒諂訛。余三十年前。與令師祖啞菴老子。於江湖上。究之已熟。此老雖過去久矣。然浮屠巍然。肉猶煖在。歸到家山。但拊塔而問之。此老雖冥冥中。自有方便。然子生平崛強。豈甘受秤鎚落井之譏耶。佗日再南。却須為我說破。無爽此語。

示覺照首座(前住江州東林)

行脚道流。挑箇鉢囊。置身在叢林中。只要洞明自己。自己若不洞明。羸則被地水火風汨沒。細則被生住異滅流注。內為見聞覺知所惑。外為色空明暗所使。無自由分。是佗本色行脚道流。一旦洞明自己。許多粗細。內外境界。盡向這裏。一時冰銷瓦解。任是從上若佛若祖。天下老和尚。悉須向背後叉手。蓋由佗識得自己分明。於一切處。作得主宰。不為一切善惡凡聖搖撼。到此田地。亦未是本色行脚道流。立地處在。

豈不見。曹山和尚云。師僧家。在這箇衲衣下。須會向上事。莫作等閑。若承當得分明。即轉佗諸聖。向自己背後。方始得自由。若也轉佗不歸。直饒學得十成。須向佗背後叉手。說甚大話。若轉得歸自己。一切羸細境來。亦盡作得主宰。

曹山等是老婆心切。然就中要妙。只如道。須會向上事。且作麼生是向上事。這裏承當得分明。便知本色行脚道流。立地處。既知行脚道流立地處。非特轉佗諸聖。向自己背後。亦乃敢開大口。說大話。振轉天下人鼻孔。

覺照首座。相處既久。造詣益深。且問大話。作麼生說。振轉天下人鼻孔。無出這些子。試向未行脚以前。露箇消息。直饒恁麼。衲僧門下。當甚破草鞋。

示晞勤藏主

為人須得為人眼。見地須得見地句。是佗從上老宿。等閑垂一機。示一境。七縱八橫。千變萬化。不守故常。俾一切人。不覺不知。驀然漆桶破。光影盡。譬如昨夜降雪相似。天昏地黑。朔風撼空。凍雪壓屋。盡大地人。不知所以。及乎曙色纔分。各各起來。豁開戶牖。四方八面。世界一時別了。直得大地山川。了無高下。百草樹木。莫辨洪纖。雖則一色全真。洞然明白。若不見現則消。遇雨則解。依舊是從前世界。則一切萬物。皆無生意。

參學人。若得漆桶破。光影盡。正是坐在一色全真。洞然明白處。若不是箇具大眼目底。與伊痛下毒手。盡底揭翻。使之依舊眼橫鼻直。一切尋常。則未免陷入解脫毒海裏。頭出頭沒。更無活路。只是箇死漢。有甚用處。

晞勤藏主。久遊叢林。今欲西泝。袖紙覓語。正值大雪漫漫。因呵凍述此。以遺之。且道。是為人眼。見地句。試辨看。

示從聞禪人(前住建康崇因)

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天下老和尚。互興於世。略露目前些子。如劊子手裏刀相似。直下截斷人命根。初無絲毫許。實法與人。入思惟。作道理。向衲僧門下。猶如掘地覓天。那更談玄說妙。舉古明今。三玄戈甲裏。定諍訛。四種料揀中。分得失。絲來線去。露布葛藤。錮鏘人家男女。未有了日。是佗有志參學之士。負衝天氣宇。蘊蓋世英雄。著眼於佛祖未興以前。密契於古今窠臼之外。等閑一語默。一動靜。自

然超宗異目。草偃風行。終不肯倚佗墻壁。跨佗門戶。坐佗牀榻。喫佗殘羹餽飯。以自屈抑。於衲僧門下。方較些子。

豈不見。高亭參德山。乃隔江問訊。山以手招之。高亭忽然開悟。便橫趨而過。盡道。德山略露目前些子。無法與人。殊不知。無端與賊過梯。高亭橫趨而過。其奈已是喫佗殘羹餽飯了也。蔣山恁麼道。未免罪過彌天。若檢點得出。於衲僧門下。却較些子。苟或未然。三十棒山僧自喫。不干你事。

示惠照藏主

真實參學之士。欲明此道。至不一也。銳者喜進。怯者日退。敏者易趨。急者思止。或以泯默無言。為實地。或以研窮性理。作根源。或以明辨古今。為極則。或以百無所解。為歇場。智識之偏。趨向之異。雖豪傑特達之士。有不能自免。若不是箇咬猪狗。惡手脚。活爪牙。有三千里外。定誦訛底眼目。提向上鉗鎚。攻其偏墜。擊其乖異。則未免大家袞在草窠裏。以謂此道。只如此。深可憐憫。

豈不見。趙州問南泉云。如何是道。南泉云平常心是道。這些子。如砒霜狼毒。峭壁懸崖。無你下口處。無你入作處。獨有趙州較些子。便云。還可趨向也無。泉云。擬向即乖。州云。不擬爭知是道。泉云。道不屬知。不屬不知。知是妄覺。不知是無記。若真達不疑之道。豁然如太虛空。豈可強是非耶。只如南泉恁麼道。莫便是提向上鉗鎚。攻其偏墜。擊其乖異麼。且喜沒交涉。

惠照藏主。要知落處。此去天台城外。有箇瑞巖老子。具三千里外。定誦訛底眼目。脚未跨門。必能為子說破。便見光孝一場敗缺。不同小小。

示紹明維那(前住建康天禧)

達磨大師。自西天。帶得些毒氣。來此土。惟神光中之。一失人身。萬劫不復。自此毒氣。流行天下。遞代熏蒸。直至于今。虐焰愈熾。獨有臨濟老漢。在黃檗山中。毒氣熏心。無理會處。及到高安灘頭。此毒見前。便解掣風掣顛。但有來者。一味喝將去。誰奈伊何。譬如鳩鳥飛空。一毛落處。山無草木。水無鱗介。後來興化。於大覺棒下。此毒一發。於克賓維那法戰之時。痛下毒手。即罰鑽飯。趕出院。便是與臨濟。喫六十拄杖。雪屈在。今叢林列剎相望。據位稱師。孰不自謂曾中此毒。欲求中得親切。善用此毒者。誰歟。禪和家道。我到處行脚。往往尋香逐臭。親切中此毒者。誰歟。山僧自行脚住山而來。橫草不拈。豎草不斬。瞞瞞頂頂。飢餐渴飲。且恁麼過。迥不知此毒來處。但只相煩紹明維那。悅眾茲山。以無心應大帥天禧之命。袖紙覓語。不覺引筆及此。逗到天禧。忽地此毒流行。切莫錯恠蔣山好。

示宗雅首座(前住建康奉聖)

世之學者。根有大小。性有利鈍。是故從上老宿。以善巧方便。隨其根本之大小利鈍。而誘掖之。或馬面夜叉。或諸佛菩薩。或刀山劍樹。或佛國蓮宮。或隨類分形

。予奪縱橫。生殺自在。攻其所偏墜。激其所未到。俾其各悟自本心。明自本性。然窮其用處。初無一絲毫許。實法與人也。譬如物之在天地之間。雖洪纖長短之不齊。及其鼓之以風雷。潤之以雨露。俾各遂其生育長養之事。凝之以霜雪肅殺之氣。以成其結實藏斂之功。更無一芥子許。不適其宜。而不得其所。然窮其造化之用。了不可得。我這裏。不問爾根之大小。性之利鈍。只有一圓悟關。透得過底。一任天下橫行。透不過底。一任天下橫行。透得過底。固是天下橫行。透不過底。因甚麼。也天下橫行。要作達磨種草。請著眼看。勉之毋忽。

示了心藏主(前住建寧三峯)

衲僧家。在母胎中。自解作師子吼。有此體裁。方可擔荷此宗。如其自負依佗。待人指授。記人言語。以當宗乘。總是滅胡種族。近來此道不振。良由師與弟子。遞相印證。撥無因果。誑謔閭閻。自謂能荷此宗。譬如刻糞作旃檀像。縱經塵劫。只成臭氣。有志之士。速須遠離。自著精彩。自著眼腦。自成自立。一旦己眼洞明。放光照破四天下。方始不負行脚之志也。大匠誨人。能與人規矩。不能與人巧。宗師家用處則不然。先與汝拈却規矩。待汝解信手斫方圓。自然規矩符合。則巧在其中矣。雖然如此。亦是暫時歧路。小小歇場。便從衲僧門下過。更參三十年始得。且道。衲僧門下。有甚長處。

示祖聰藏主(見徑山無準和尚。前住潭州智度)

世尊拈花。迦葉微笑。世尊便道。吾有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分付摩訶大迦葉。自此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人傳一人。如水傳器。的的相承。至於今日。皆是上梁不正。下柱參差。以致天下老和尚。各據一方。播揚大教。明眼漢沒窠臼。且道有恁麼事。無恁麼事。若道有恁麼事。大丈夫氣宇。又安在哉。若道無恁麼事。只如天下叢林。列剎相望。又作麼生排遣。五峯頂上。有箇無面目漢。可往見之。脚未跨門。必為子說破。

示巽升維那(前住梓州牛頭山)

巽升維那。吾蜀英偉之士。久處叢林。浩然有歸省之志。江湖道舊。欲留之而不可得。道過鍾山出此紙覓語。余謂之曰。所謂法語者。蓋前輩有道之士。提持佛祖不傳之妙。警悟學者。余之不敏。烏足以能之。況子久參浙翁。大得其道。遍歷江湖。飽諳淺深。又安用此。雖然。以子歸省之志。形於夢想。故得發予之緒言。

余嘗患。今之學者。父母不供甘旨。叢林中行脚。大事邈不加意。甘為明教罪人。真可憐憫。今子非特了行脚大事。又且切切於歸省。是可嘉也。因記得。圓悟禪師示眾云。生身父母居堂上。從本爺娘在頂門。且道如何是從本爺娘。試以子在泐翁爐鎚之下。如爆龜紋。爆則成兆底時節。考之。則娘生面目。遍界難藏。昔日視親庭。奉甘旨。昏定晨省。冬溫夏清。而不為親。及乎別親庭。遊江海。涉山川。尋師擇友

。參禪訪道。而不為踈。而今歸省也。脚纔跨門。母念子之心。子寧親之意。啐啄同時。默默相契。語言不及。融融洩洩。和氣靄然於一堂之上。不知與當時。在澗翁爐鎚之下。爆底時節。為同為異。蔣山口門窄。說不能到。子之令兄。儒門宗匠。眼高諸方。必能定當。子若能未言先領。未舉先知。方信道。達磨不來東土。二祖不往西天。更能推此一著。以惠來學。使一切人。知有從本爺娘。在頂門者。真不負生平。行脚眼目。

示行彌藏主

正法眼藏。自靈山拈花。少林面壁而來。一人傳虛。萬人傳實。是皆賊證分明。偷心已死。然後於一切處。施白拈手。當面換人眼睛。是故三聖賊行愈高。累及興化。於大覺棒下。見徹臨濟在黃檗處。喫棒底意旨。自茲十一傳。而至密菴。向白拈隊。奪得箇破沙盆。非特換却松源眼睛和耳根。一時塞却。至今盡大地人。東西不辨。無處雪屈。若是箇善竊者。鬼神不知底漢。向未拈花。未面壁以前。驗得賊證分明。便見。從上若佛若祖。歷世老宿。白拈款校。不待鞠勘。一時敗露。則所謂正法眼藏。愈見光明盛大矣。

示正受知客(前住建寧府雲溪)

古德云。參學人。且向著佛不得處。體取。時中常在識盡功成。瞥然而起。即是傷佗。而況言句乎。只如道著佛不得處體取。且道。佛有甚麼過。阿那箇是著不得處。作麼生體取。這裏見得徹去。識雖盡而不盡。功既成而無成。便見常在底人。脫體現前。妙用縱橫。無有不利。更有何物。瞥起而傷之乎。當恁麼時。一大藏教。千七百因緣。直下水消瓦解。覓一元字脚。了不可得。全體是自家。常在底生涯。更須和這常在底。一時颺却。衲僧門下。方較些子。千佛不能思。萬聖不能議。乾坤壞不壞。虛空包不包。一切比無倫。三世唱不起。且道是什麼物。得恁麼奇特。十二時中。試著眼看。釋迦老子家法。達磨大師門風。非心思意解。而能洞明。豈語言文字。而能造入。是以靈山拈花。少林面壁。便有人。領之於一笑之頃。得之於覓心了不可得處。自茲千燈續焰。五葉流芳。的的相承。綿綿不斷。等閑垂一機。示一境。一言半句。盡是與人抽釘拔楔。去離泥水。活人眼目。只要盡大地人。各各悟自心。見自性。初無實法與人。作窠窟。開活路。是故古德云。若以實法繫綴人。土亦消不得。既是不以實法。繫綴人。喚什麼。作釋迦老子門風。達磨大師家法。這裏若有轉身一路。始不負平生。參學眼目。

示覺崇禪人(前住建寧府三峯)

無一定不易之操。不足以行脚。無堅忍力行之志。不足以辦道。是故古來參學之士。堅守其行脚之操。而不為虛文之所惑。力行其辦道之志。不以小小不如意。而自沮。發之以強勉。為之以果敢。斷之以決烈。故其行脚之操。愈久愈固。辦道之志。

日進日新。及其日久歲深。或師友激勵。逢場遇緣。驀然洞明。父母未生以前。一段風光。不從佗得。如拋家日久。一旦而返。故鄉父母親屬。舊時丰采。一時頓現。不著問人。始不孤行脚之操。辦道之志。豈不見。雲峯悅禪師。參大愚芝和尚。三問佛法大意。大愚初無佛法玄妙。與之開活路。令其乞食。又令其營炭。而又令充悅眾。且道。大愚老子。意在什麼處。當時雲峯。若無一定不易之操。堅忍力行之志。安能一一受大愚之訓。至於聞桶箍爆聲而悟耶。皆自雲峯。不為虛文所惑。不為世紛自沮。當乞食營炭悅眾之時。其操一定不易。其志堅忍力行。是致桶爆聲中。透頂透底。洞明大事。及乎急走方丈。欲吐所悟。大愚纔見。便謂雲峯曰。且喜大事了畢。且道。具箇什麼眼目。這裏識破大愚。則知俾雲峯乞食營炭悅眾。如善射者。箭不虛發。

覺崇上人。見流移壞蘆場安眾之具。事事失準。發心乞食。覓此為警策之方。但如雲峯。有一定不易之操。負堅忍力行之志。何患大事不明。勉之毋忽。

示大方首座(前住梓州彌勒)

大方首座。道聚既久。一日袖紙覓語。西泝。余見其誠篤。由是以十方虛空為紙。四大海為硯。須彌為墨。大地草木為筆。用此硯。磨此墨。蘸此筆。以此紙。將從上佛祖。傳不及。說不到底法門。一筆寫就。聊以為贈。方遂歡喜踊躍。一心諦受。而謂余曰。好法語。但中間腕頭用力太過。錯了數字。余曰非子之敏。不足以知此。然余方以土木之[仁-二+(儿/又)]。裝懷。未暇釐正。姑持以歸。當有具大眼目者。為汝點破。便見蔣山。未曾容易錯誤人。

示宗定書記(前住明州興善)

若論此事。非是智惠辯博。多聞強記。而可髣髴。又非泯默忘言。澄心靜慮。而可造詣。設使擊石火裏。挨拶得出。電光影裏。鞭逼將來。正是弄精魂漢。至於機境上。作活計。理性中。求妙解。皆為依草附木之妖訛。總不恁麼。自有轉身一路。也是癡狂外邊走。所以道。絲毫繫念。三塗業因。瞥爾情生。萬劫羈鎖。將知此事。纔恁麼。便不恁麼。是句亦割。非句亦割。若有毫芒及不盡。總是天魔外道眷屬。是佗得底人。出得一切險難。離得一切窠臼。終日只閑閑地。如癡似兀。亦不為此事所縛。等閑用將出來。自然裂破古今。搖乾撼坤。悉使盡大地人。各各洞明此事。獨脫無依。不隨許多塗轍。亦未是此事根抵在。

豈不見三角示眾云。若論此事。眨上眉毛。早是蹉過。時麻谷出眾云。蹉過即不問。如何是此事。三角云。蹉過了也。谷便掀倒禪牀。三角便打。箇條活路。踏著便知。二大老雖則把手共行。未免各自奔前程。若是此事。夢也未夢見在。

宗定書記久歷叢林。深諳此事。我且問書記。那裏是二大老。未夢見處。穿天下人鼻孔。無出這些子。稍或躊躇。待山僧換却舌頭。款款為書記道破。

示道如書記

真如不動。動用三界之中。至理絕言。言滿四天之下。只如世尊拈花。達磨面壁。是真如不動。是至理忘言。若明辨得出。便知世尊不曾拈花。達磨未嘗面壁。真如至理。皆是空花。動之與言。俱為夢事。自家田地。觸處現成。拈毫端於文彩未彰之前。天回地轉。用一機於語默未施之際。鬼泣神號。如是則未出瞿塘。南詢事畢。不移寸步。已到家山。若是行脚大事。未曾夢見。

豈不見。石頭示眾云。言語動用沒交涉。藥山云。直得非言語動用。亦沒交涉。頭云。這裏針筍不入。山云。這裏石上栽花。箇條活路。踏著便知。二大老把手共行。雖則各自奔前程。要且同時而到。若是行脚大事。亦未曾夢見在。

道如書記。久從天童老子遊。行脚大事。此老必為說破。江湖興闌。浩然有歸志。故來探水。袖出此紙。覓語為警策之要。然蔣山素來。乾爆爆地。石上栽花。針筍不入。要知淺深。但向未見天童時薦取。

示宗仁禪人遊廬山

叢林高士。辦一片真實身心。出叢林。入保社。尋師擇友。只要洞明自己。了達生死。若不如此。只是箇遊山翫水。空踏破草鞋。贏得脚板闊。於己無益。所以永嘉大師道。遊江海涉山川。尋師訪道為參禪。自從認得曹溪路。了知生死不相干。古人恁麼告報。已是十分入泥入水。若是箇漢。能善其機。通其變。則不移寸步。獨跨大方。掀翻自己山川。竭盡本來江海。脚根下。踏斷釋迦老子性命。拄杖頭。擲瞎達磨大師眼睛。無道可訪。無師可參。發無師智。縱自然智。豈不見。龍濟修山主。再參地藏琛和尚云。已有未決。這回跋涉許多山川。極是辛苦。地藏云。許多山川。於汝也不惡。看佗地藏。不費纖毫氣力。用將出來。豈止藥龍濟向外馳求之疾。直得盡大地人。馳求之心。於此冰消瓦解。

宗仁禪人。鐵塔上足。欲為廬山遊。袖紙覓語。途中為助道之要。但能於地藏所示。許多山川。於汝也不惡。急著眼看。忽然覷透地藏用處。便見一切時。一切處。無虛弃底工夫。一舉足。一動步。盡在曹溪路上。信知生死了不相干。廬山面目。處處發現。直饒恁麼。更須知有諸佛未出世。祖師未西來底一著。始稱行脚高士。蔣山已是不惜口業。前途親見廬山面目。和自己鼻孔。一時打失。却回鐵塔堂上。為師拊背放光。始見蔣山敗缺。不同小小。

示祖傳維那

祖宗門下。據令而行。何啻法堂前。草深一丈。直得乾坤大地。一時荒却。也未得其髣髴。何況三婆兩孀。說黃道黑。窮性理。談玄妙。辨古今。從事泯默。遊神覺觀。廣立門庭。展開戶牖。簷鼓人家男女。以謂祖宗門中。實有恁麼事。大似鄭州出曹門。是佗從上老宿。具大眼目。初沒周由者也。及其用將出來。如張道陵丹筆。等

閑提起。自然石裂崖崩。神號鬼哭。看者不容眨眼。參學之士。到箇裏。若非蘊大根。有大力量。往往望崖而退。豈不見。興化和尚。一日為克賓維那云。汝不久為唱道之師。克賓云。不入這保社。興化云。汝會了不入。不會不入。克賓云。總不恁麼。且道。克賓恁麼祇對。還契得興化意也無。若也契得。興化為甚麼便打。罰饑飯。趕出院。若契不得。為什麼嗣佗興化。祖宗門下。得人憎。無出這些子。看佗父子相投。水乳相合雖則就中要妙。未免遞相鈍置。當時興化。更若盡令而行。臨濟正宗。不到如此。

祖傳維那。親從華藏會中。來此相聚。興化打克賓底拄杖。在今天下。惟淳菴老子一人有之。想法戰時。決然別有長處。惜余無定古今眼。以辨之。子雖理西泝之舟。不暇與余道破。然佗日再南。驀筍相逢。不勘自敗。始知祖宗門下。令不虛行。青山一會。儼然未散。

示惠濟藏主

達磨西來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且道。有恁麼事。無恁麼事。若道有。埋沒自己。若道無。孤負先聖。這一脉。雖則如天普蓋。似地普擎。如風普吹。如日普照。其奈無你會處。無你不会處。設使有亦不立。無亦不著。不求諸聖。不重己靈。本自天真。不假工夫。學得正是依草附木精靈。守古塚底鬼子。那更擬心湊泊。著意研窮。翫寂默之鄉。遊語言之域。執性難相。析妙剖玄。考古論今。契理就事。譬如蒸砂作飯。豈療飢瘡。掘地覓天。莫覩霄漢。行脚人。等是踏破草鞋。索性一踏踏翻。天崩地裂。周行無轍跡。四顧絕遮欄。驅八面風。鬼神莫測。說甚麼達磨西來。恁是黃面瞿曇。也須向手中乞命。雖然要且只明得達磨西來事。未明得達磨未來事。且道如何是達磨未來事。此去天台瑞岳。有大導師。名曰高原。達法源底。善說法要。到彼炷香作禮。而問曰。如何是達磨未來事。此老必為說破。却款款來鍾山。請木上座。為汝證明。

示思遠禪人

宗乘一唱。十二分教。瓦解冰消。祖令當行。盡大地人。亡鋒結舌。威音那畔。無師自悟。正是倚牆傍壁漢。在母胎中。便解作師子吼。何異野干鳴。將知箇一脉子。若不是箇有力量大人。全身擔荷。未免向骨董袋裏。頭出頭沒。豈不見。德山未出峽時。幸自可憐生。纔到南方。向吹滅紙燭處。中龍潭之毒。此毒一發。只據一條白棒。但有來者。從頭打將去。直至于今。盡大地人。忍痛不徹。雖然。要且未曾有一人。知得此痛來處。

思遠上人罷講行脚。有志於道。若知此痛來處。便見德山未出峽時。性命已在龍潭手裏。龍潭心肝五臟。未吹滅紙燭。已被德山覷破。如是則萬里南來。孃生面目。在在處處分明。及其西歸本所住處。剎剎塵塵頓現。苟或未然。前途築著脚指頭。驀

然悟去。始知蔣山多口。

示海印禪人

大凡挑囊負鉢。出叢林。入保社。見尊宿。究明袈裟下。一段大事。要得透頂透底。常光現前。自由自在。直是三界二十五有。八萬四千。塵勞煩惱。籠罩不住。等閑行一步。直得盡乾坤大地震動。道一句。則從上若佛若祖。一切言句。盡情水消瓦解。得到恁麼田地。猶謂之暫時歧路。小小歇場。亦未是袈裟下大事在。那更尋言逐句。向外馳求。古今因緣裏。剖拆玄微。諸方禪牀角頭。啞味野狐涎唾。以當平生。將謂袈裟下事。只如此。真所謂。地獄劫住。未有出期。豈不見。古德云。地獄未是苦。袈裟下事不明。最是苦。古人恁麼告報。雖則一等和泥合水。然就中要妙。若是翻身師子。返擲無蹤。大闡提人。佛也不識。更有甚麼袈裟下事。地獄劫住。又向什麼處著伊。自有超宗異目底氣槩。又何患達磨正宗寂寥耶。

海印上人。久歷叢林。今欲西泝。道過鍾山。一見而別。又且需語。信筆遺之。若向此紙上卜度。則山僧當墮無間。

示宗亮藏主

見成公案。不涉廉纖。匝地普天。籠今罩古。擬心湊泊。分明對面隔西天。脫體承當。猶是依草附木漢。將知此事。無爾會處。須是自家。蘊生鐵鑄就底身心。拚得性命。二六時中。密密體究。時時履踐。驀然打箇沒合殺。逢境遇緣。親師見友。輕輕點著。如睡夢覺。如雲開見日。方省箇事。遍周沙界。為山河大地根源。作四聖六凡本要。而蘊在當人。方寸之中。不從佗處發揮。常在頂門顯露。得到恁麼田地。正好尋大爐鞴。惡鉗鎚底宗師。千煨萬煉。去却從前頂門顯露底。許多光影。然後眉毛。只在眼上。鼻孔依舊大頭垂。只可隨緣放曠。任性逍遙。設或興慈運悲。等閑拈一絲頭。自然搖乾撼坤。與一切人。截生死根源。碎聖凡窠臼。真不負平生行脚志趣。

豈不見。馬大師。因水潦問。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。馬祖當曾一踏踏倒。水潦起來。拊掌大笑云。百千法門。無量妙義。只向一毫頭上。識得根源去。且道。這一毫頭。從甚處來。這裏知得來處。便見馬大師。與賊過梯。不為好手。若總道。便是馬大師。拈一絲頭。與人截生死根源。碎聖凡窠臼。非但不識馬大師用處。亦乃孤負行脚本志。方今天下。得馬大師用處。惟長蘆老子一人而已。宗亮藏主。宜往問之。將見脚未跨門。先遭一踏。莫言不道。

示聞解上人

吾蜀有志行脚之士。經萬里之遙。歷三峽之險。初不為遊州縣。看景致而過。直為生死心不明。著身叢林中。尋師擇友。蘄一言半句。以脫生死。然此事。惟在當人辦長久之心。立決定志。晝三夜三。孜孜地。於十二時中。行住坐臥。默默提撕。切切體究。直令自家。三百六十骨節。八萬四千毛竅。以至盡乾坤大地。色空明暗。無

一絲毫。不是我生死不明之心。若如此體究。如此提撕。從朝至暮。無有間斷。時節既至。或逢緣遇境。或師友觸撥。驀然啞地一聲。前後際斷。三祇劫空。即此生死不明之心。當下如十日並照。如鬧市裏。逢著故人相似。方省本有之物。元來只在這裏。參學人。得到恁麼田地。十箇有五雙。盡向這裏。點頭嚙唾。自謂快活不徹。殊不知。正是生死根本。若不是具大眼目宗師。用蟲毒底手段。爛却肚腸。斷却性命。未免打入依草附木。魍魎孤魂隊裏。無出頭處。

在今天下。用得這箇手段底宗師。惟天童老叔一人而已。行脚人。往往貪生畏死。不肯親近此老。

聞解上人。既拚得性命而往。決定未過錢塘江。被毒氣一熏。喪却命根。和骨頭一時換却。非特不負行脚本志。抑亦見吾言不妄。

示士杰侍者

近來學者。挑囊負鉢。見善知識。求朋擇友。到處千百成羣。總道我行脚。及乎問佗。如何是行脚事。十箇有五雙。目瞪口呆。或道不知。或云不會。至於拂袖而出。掩耳便行。豎指擎拳。揚眉瞬目。畫箇圓相。作女人拜。繞禪牀。蹠足立。千般妖恠。萬種技能。總是業識茫茫。無本可據。若是行脚大事。直是未在。且畢竟如何是行脚事。但於十二時中。回思發足。出叢林。入保社。諸方知識指示。良朋善友激勵。其行脚大事。到與不到。徹與未徹。一一在當人方寸之中。不待他人指注。然後始知如是。其已徹已到底消息。未曾添一絲毫。其未徹未到底消息。未曾欠一絲毫。只要當人日用中。念念不忘。心心無間。一旦如三家村裏人。於耕田處。拾得一粒金丹。等閑喫了。直得渾家白日升天相似。其徹與未徹。到與未到底。盡向這裏。水消瓦解。覓此方寸之地。了不可得。然後於不可得處。拈一絲毫。用將出來。自然一一蓋天蓋地。便可於一切處。造千般之妖恠。用萬種之技能。使一切人。知有行脚大事。直饒到恁麼田地。猶是業識茫茫。無本可據。畢竟如何。明眼漢。沒窠臼。却物為上。逐物為下。透得過者。八面玲瓏。透不過者。未免死在句下。可不勉哉。

士杰侍者。覓警策之方。因筆此。以示之。倘能信於言意之外。行脚大事現前。始不孤所示之要也。

示宗寶藏主

昔睦州勉臨濟。問黃檗佛法大意。三度發問。三遭痛棒。議者謂。三入爐鞴。不犯雜毒。殊不知。已深中黃檗之毒了也。只是不知此毒來處。是他睦州。不知具何眼目。又謂黃檗云。問話上座。甚如法。若辭和尚。方便接伊。向後穿鑿。成一株大樹。陰涼天下人去在。若果是陰涼大樹。肯受人穿鑿耶。逗到大愚。此毒一發。便能築大愚三拳。揮黃檗一堂。看他知得此毒來處。拈來使用。豈止天愁地慘。鬼哭神號。縱千佛出來。也不奈伊何。雖然。未免已被人處分。當時睦州勉令問黃檗佛法大意之

時。便用此拳。揮此掌。則黃檗宗乘。何翅如此。後來獨據一方。專以一喝用事。快如倚天長劍。鈍似無孔鐵鎚。至於三玄三要。四種料揀。做盡鬼怪。皆是此毒現前。

今天下叢林浩浩地。能有幾人。知得此毒來處。若要知得。但於臨濟未見黃檗時會取。宗寶藏主。道聚甚久。袖紙覓語。以為警策之方。因出此以遺之。

示祖印侍者

達磨祖師。自西天來。將个無文印子。印破盡大地人面門。更無一个漏網底。其柰十个有五雙。不知落處。在今天下。叢林老宿。各各自謂。能用此印。譬如三家村裏人。妄號帝王。自取誅戮。若要作達磨兒孫。遠之遠矣。除是有一口吞盡佛眾生底氣宇。方知得此印落處。便能信手拈來。於一切處。印破人面門。不為忝矣。是他古靈和尚。於百丈處。得此印入手。便將此印。於受業師面前。倒拈逆用。不守故常。一日為其師浴時抓背。錯用此印。令其於無佛處。放光動地。至今掛人唇吻。

祖印侍者。以師老而歸。汝師若効古靈之作。勘證汝之所得。試為拈出。

示祖微侍者(見住治平)

佛法淡薄。祖道凌遲。無甚今日。間有一个半个。有志於道。天資不高。氣宇不大。急近功。忘極果。便軟暖。悅紛華。師家順之則喜。逆之則嗔。示之以諸佛菩薩境界。樂以相從。鍛之以夜叉羅刹手段。懼而棄去。欲佛法之興。祖道之盛。不其難乎。臨濟見黃檗痛棒。大愚言下知歸。德山見高亭。隔江招手。便乃橫趨。黃檗德山恁麼為人。且道逆耶順耶。諸佛菩薩境界耶。夜叉羅刹手段耶。這裏須是有臨濟天資。高亭氣宇。緇素得明。擔荷得行。佛法之興。祖道之盛。盡在是矣。

示繼能淨頭

古人云。若人欲知佛境界。當淨其意如虛空。遠離妄想及諸取。令心所向皆無礙。如何是佛境界。元是自家自心。日用常行之道。只為當人。日逐埋頭。於事事物物之中。隨境流轉。要得與佛境界相應。但能十二時。念念無間。心心不捨。一旦如開市裏。逢著故人。噫。你元來只在這裏。到這箇田地。妄想諸取。當下冰消。事事物物。皆為吾之妙用。便可向糞掃堆上。現丈六金身。廁坑裏虫。深談實相。運籌酌水。不是別人。掃地滌槽。皆非他物。譬如虛空。具含眾相。於諸境界。無所分別。便恁麼去。猶是小小歇場。若不遇大手腳底宗師。為伊盡底揭翻。別行一條活路。未免坐在這裏。向解脫毒海。頭出頭沒。無透脫之期。

繼能淨頭。直須猛省。徹底洞明。以透脫為期。則諸方具大手腳底宗師。必能為子點破。

示本覺長老

祖道之不振。蓋始於為師者之不遠到。專立於語言。眩耀於知見。以為籠罩學者之具。而學者無大志。徒徇世之所慕。時之所習。甘自陷溺於知見語言之域。而不知

反。師與學者。遞相狐魅。回視拈花微笑。面壁安心之旨。寧有不愧於心乎。大抵無拈花面壁之體裁。不足以為師。無微笑安心之根器。不足以參學。雖曰去古既遠。世變益衰。人心愈訛。淳者日漓。厚者日薄。拈花面壁之風。不復作。微笑安心之人。不常有。而不知此道之在天下。雖歷百千萬億劫。惟一日如也。有人於此。立地頓證。佛法世法。羅籠不著。凡情聖解。殞碎無餘。不墮語言之域。渠自有超宗異目爪牙。等閑用將出來。非特一洗世之所慕。時之所習之弊。便見拈花面壁。已是欺人。微笑安心。未得獨脫。儻能如是。何患祖道之不振耶。

示智光侍者

逢蒙學射於羿。盡羿之道。於是殺羿。衲僧家。尋師擇友。訪道參禪。縱饒盡羿之道。若無殺羿之心。未免只是箇依草附木精靈。守古塚底鬼子。有什麼用處。山僧百無所解。亦無羿之道可學。縱有殺羿之心。亦無施展處。

示祖慶藏主

世尊拈花。金色頭陀失笑。達磨面壁。二祖覓心了不可得。自此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的的相承。如水傳器。涓滴不漏。皆是上樑不正。下柱參差。直得盡大地叢林。浩浩地商量。總道我單傳心印。是有恁麼事。無恁麼事。若道有。丈夫氣宇安在。若道無。只如諸方列剎相望。各各自謂直指人心。又且如何排遣。明眼漢。沒窠臼。却物為上。逐物為下。試向未拈花。未面壁時。薦取有臨濟喫黃檗拄杖體裁。始可參學。無黃檗打臨濟底拄杖。安可為師。而今南方浩浩。師與弟子。遞相狐魅。而不以黃檗臨濟為則者。吾知其為佛法中罪人。相率為地獄種子。豈不大哀也哉。祖慶藏主。乞語。以此示之。儻如所示而行。佛法不致寂寥也。

示德瑩侍者(見住超化)

衲僧家。出叢林。入寶社。直欲透生死。超佛祖。然則生死之變。人之所畏。作麼生超。佛祖之道。人之所欲。作麼生超。這裏若是個沒量大漢。呼喚不回。籠罩不住。孤危峭絕。獨行無侶。便見未嘗有生。安得有死。奚畏之有。未嘗有佛。安得有祖。奚欲之有。透與不透。超與不超。生死之變。佛祖之道。更無一絲毫。為障為礙。然後念念生死。不為生死所畏。處處佛祖。不為佛祖所拘。方始名為了事衲僧。真不負平生行脚本志。苟或不然。則十二時中。被生死之變所惑。佛祖之道所欺。無自由分。便是地獄劫住。可不勉哉。

示以南侍者

江西以南侍者。欲乞語。往參徑山佛鑑老子。余聞暫到。傳其上堂語云。徑山今夏。安眾萬指。口在凌霄峯頂。米在平江管下。將口就飯則易。將飯就口則難。飯是米做。諸人備知。且道喚什麼作口。(良久云)老老大大。搖兩片皮。口也不識。佛鑑老子。大施門開。來者不拒。南欲往見之。而需山野之語。是渠通身是口。通身是飯。

豈問難易就不就耶。佛鑑縱有兩片皮。無處施設。方見山僧三十年前。未嘗與人。錯下全注脚。

示法印首座

無上法印。自黃面老子。於拈花處。一錯分付之後。累及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天下老和尚。遞相印授。直至于今。將錯就錯。然窮其錯處。初無他術。別沒誦訛。只要全沒量大人。離心意識。出聖凡路。提此法印。於一切處。與人印破面門。使其个个將錯就錯。知此無上法印。不從他得。不辜黃面老子。一錯分付之旨。而今列剎相望。據位稱師。莫不自謂提此法印者。而參學之士。挑囊負鉢。在處如林。亦莫不自謂求此法印者。雖則各各孜孜克己。汲汲用心。或散於他意。成涉於他岐。或竊美名以自誇。或飾空言以欺世。師與弟子。互相熱瞞。猶如水母。以鰕為目。欲望其黃面老子。一錯分付之旨。直是遠之遠矣。昔永首座。與慈明同辭汾陽。而永未盡此法印之妙。相伴慈明二十年。終不得究竟。一夕圍爐夜深。慈明以火筋敲炭曰。永首座永首座。永咄之曰。野狐精。慈明遂指永曰。訝郎當漢。又恁麼去也。永由是。方得此大法印入手。看慈明。自汾陽處。得此無上法印。便解將錯就錯。用將出來。果能藥永首座無病之疾。雖然。亦未免遞相鈍置。

蓬山印首座。親自浙翁會中來。深明黃面老子。一錯分付之旨。與余數處道聚。此無上法印。已不待舉火筋敲炭時。頓領其要。行將提此印。以印破一切人面門。誠不辜浙翁印授。將錯就錯之根源也。

示紹甄首座(前住衢州南禪)

佛法至妙。妙在明心。心若洞明。十方通徹。既是十方通徹。只如北鬱打三更。因甚西瞿日未暮。這裏見得徹去。便見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天下老和尚。主賓互換。棒喝交馳。拈拂敲床。搬土曳石。擎杈豎指。打地斬虵。一機一境。一言半句。盡在未屢以前。只要今人。於父母未生時。薦取自己本來面目。自然有言皆破。無法不摧。風塵草動辨端倪。放去收來無剩法。至於睦州識臨濟。為陰涼大樹底眼目。亦不出這全元由。在今天下。具此眼目者。如星中之月。

紹甄首座。有志於道。心憤憤。口悻悻。探盡諸方淺深。平分靈山半座。已見一斑。更力勉旃。莫惜此大眼目。試請指出一全半全。大樹之蔭。俾陰涼天下。非特見凌跨睦州。生吞臨濟底氣宇。亦乃不負平生行脚眼目也。

示寶傳維那

寶傳維那。自靈山來。乞語。因記得。雲峯悅禪師。參大愚芝和尚。別無玄言妙語。以警之。只向他道。佛法不怕爛却。且為營炭。且為乞食。且為我悅眾。一一就職。殊無難色。然終恨大愚不為其說。正茲悶悶不已。忽聞後架桶箍爆聲。驀然契悟。急走方丈。大愚見之。便云。且喜維那。大事了畢。只如雲峯。不措一詞。大愚便

謂其大事了畢。大愚初無一語。以警之。雲峯因甚悟去。大抵煅聖凡。烹佛祖。大爐鞴。惡鉗鎚。的的相承。以壽後世。傳罔極。施無窮。斷要今生鐵鑄就底漢。脫體荷擔。如雲峯聞桶箍爆一回。始可作達磨種草。若不然者。吾宗喪矣。

寶傳維那。乞語為警策之方。以雲峯見大愚因緣。示之。更能向雲峯未見大愚以前。著得一隻眼活。便見。山僧敗闕。不同小小。便以此所示之語。投諸火中。大丈夫之能事畢矣。

示紹隆禪人(住慧果)

參學人。見地不脫。理智不忘。墮在解脫毒海。情識未泯。識境不空。全是業識癡團。業識癡團不破。解脫毒海不竭。正是生死根本。欲造佛祖之道。直是三生六十劫。但能於此。從空放下。盡底掀翻。獨脫無依。絲毫不犯。未是衲僧家泊頭處在。豈不見。雲門大師道。直得盡乾坤大地。無絲毫過患。猶是轉句。不見一色。始是半提。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。且作麼生是全提底時節。這裏著得一隻眼活。便見雲門大師。遍界橫屍露骨。佛祖之道。當甚破草鞋。始不負平生參學眼目。

示師智知客(監收前衡州花藥)

日用常行之道。豈在事物之中。千聖不傳之宗。不拘玄妙之域。若不是箇腳踏實地漢。妙在轉處。安足以語此。事物之中。見得徹去。千聖不傳之宗。念念現前。玄妙之域。打得脫去。日用常行之道。處處合轍。

昔晦堂。一日見黃龍。有不豫之色。因逆而問之。黃龍曰。監收未得人。晦堂以感副寺為對。黃龍曰。感尚暴。恐小人所謀。晦堂曰。化侍者稍廉謹。黃龍曰。不若秀莊主。有量而忠。看他黃龍。擇一監寺。其精審如此。則其煅聖鎔凡三昧。不妄予人。它可知矣。然則參學道流。處事物之變。暴性一發。鮮克有濟。果能於日用中。廉謹處己。忠亮御物。則千聖不傳之宗。夫何遠之有。

示若敬藏主(見住普門)

游江海。涉山川。尋師訪道為參禪。自從認得曹溪路。了知生死不相干。永嘉大師。才開臭口。便見鄉談。有人向永嘉未開口已前。著得一隻眼活。掀翻本有之江海。踏碎自己之山川。無禪可參。無道可訪。發無師智。縱自然智。曹溪一路。只在目前。南閩故家。不居心外。全生全死。不為生死之所拘。自去自來。豈有去來之所礙。如是則未跨飛猿嶺。遍遊江淞叢林。不出圓悟關。已到海南鄉井。

豈不見。玄沙和尚。行脚到飛猿嶺。驀然觸著脚指頭。血出。忍痛云。身非我有。痛從何來。後來雪峯。謂之曰。備頭陀何不遍參去。玄沙云。達磨不來東土。二祖不往西天。大惠云。此語已遲了。當觸著脚指頭。流血時。便恁麼道。亦免雪峯指注。若敬藏主出嶺遍參。而不知曾觸著脚指頭也未。若曾觸著脚指流血。不知在未出嶺時。已出嶺後。世無雪峯。為子證據。山僧亦無定古今底眼目。為子印之。然玄沙自

觸著脚指流血時。非但玄沙忍痛不禁。至今盡大地人。忍痛猶未徹在。不知藏主。曾覺痛麼。三十年後。亦未免遭人撿點。

示本然禪人(化僧供)

古德云。道在邇。而求諸遠。事在易。而求諸難。只如道之與事。為一為二。若也辨白得出。便見。難之與易。近之與遠。皆為吾之妙用。自然在在處處。皆用此心。物物頭頭。復有何事。設使是非得失。極於萬變。逆順取舍。日用萬差。無非活人之路。參學道流。得到恁麼田地。豈止隨處作主。遇緣即宗。一切時。一切處。行住坐臥。逆順縱橫。不動秋毫。搏妙喜世界於掌中。取上方香積。以飽三萬二千眾。皆是游戲三昧。贏得邊事。所以道。佛法至妙。妙在明心。心若洞明。十方通徹。正恁麼時。若向衲僧門下。天地懸隔。

本然禪人。極有志於道。見山門三莊被水。一眾乏糧。損自己資千餘緡。蘄轉化一切檀信。自正至八月。開供養門。以濟常住之乏。因袖紙覓語。余嘉其運心殊勝。且問其衲僧門下。有何長處。然曰。待化事畢。即為說破。余曰。靈利衲僧。不撥自轉。前途必有聞絃賞音者。

示至明維那(前住袁州報恩)

大哉心乎。巨無不周。細無不入。增不為贅。減不為虧。默爾而自運。寂然而善應。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方體不能拘。度數不能窮。昭昭然。在於日用中。而學者不得受用者無他。蓋情想汨之。利慾昏之。細則為生住異滅所役。麤則為地水火風所使。忘己逐物。棄真取偽。卒於流蕩不返者。舉世皆是。儻能去心之蔽。復性之本。於日用中。明見此心。則情想利慾。生住異滅。地水火風。皆為吾之妙用。以此隨緣自適。更何生死去來之為礙耶。克賓維那。在興化會中。喫棒趕出院。所謂精金百煉。要須本分鉗鎚。非興化。不能行此令。非克賓。不足以當之。雖然。當興化舉令之時。若有一人。拊掌呵呵大笑。管取興化父子。別有長處。當時既已放過。且道。即今事作麼生。却請至明維那。下取一轉語。

示智永禪人(開接待)

海智隸洪之普賢。實當四通八達之衝。凡發足遊方之士。罔不由茲。而寺素乏恒產。難於供給。智永上人。山中之俊。慨然曰。我遍走諸方。脚頭所至。四事供養。如歸故家。豈我此方。雲水往來。無所棲息。由是發心。募十方檀信。共辦茲事。乞語於余。余謂之曰。百丈以前。無住持之責。無寸土之蓄。得道先輩。隱於深山窮谷。一旦腥羶發路。四方學者。裹糧相從。以覲一言。脫去生死。是故當時。坐脫立亡。扶宗豎教。在在皆是。今則不然。凡出叢林。入保社。游江海。涉山川。足迹所及。即享溫飽。然求一人半人。洞徹此心。宏大此道。蔑聞者何也。永曰。然有是哉。去古既遠。人根微劣。即其草衣木食。山栖水宿。必有[真*真]覆。莫能興之病。我之

所志。盖亦黃面老子。化城寶所之本意。請為我書之。以勸一切檀信。共成茲事。自今已往。去來休息之士者。豈無不歷化城。直登寶所。別有生涯者耶。又何患心之不徹。道之不宏。所謂百丈以前事。夫何遠之有。余嘉其用意之博。書以遺之。當有知子之意。了此勝緣。

示德琛書記

德琛書記。以翫珠歌。相示山僧。展卷諦觀。被珠光一爍。東西不辨。南北不分。不知此珠。自何而來。而珠乃千變萬化。七縱八橫。玩弄此珠。如此之奇絕也。山僧每患。兄弟不識此珠。隨物所轉。三界流浪。間有得此珠者。一味寶惜。以為家珍。不肯放捨。於光影裏。自現神通。向解脫海。自呈妙用。無有出期。正是生死根本恰似箇蜣螂。抱糞團相似。只管從淨地。袞來袞去。自不知止。亦不知臭。忽被人一擊。擊碎糞團。抹殺蜣螂。元只是舊來。一片淨地。兄弟既得此珠入手。正好入大爐鞴。求惡鉗鎚。千煅萬煉。俾此珠消殞。光影頓忘。解脫海竭。依前只是舊時人。亦無許多神通。不做這般妙用。終日閑閑地。如尋常人一般。等閑觸著。自然水底火發。豈不見。南泉和尚示僧云。如是弄珠說珠光徧。有金盤在即得。忽被拈却金盤去。何處弄珠。向甚麼處。尋他光。遍與不遍。僧禮拜。泉云。大難大難。古人罵獮。田獵漁捕。喚作運糞人。南泉老人。慈悲深厚。以譬喻言詞。使人識自本珠。頓忘所解。要且只為拈却金盤。不能為此僧。擊碎此珠。是故目之。為田獵漁捕。為運糞人也。大丈夫漢。氣吞佛祖。終不學田獵漁捕。為運糞人者。碎却此珠。自成活計。亦免初翫再翫三翫底工夫。流出胸襟。蓋天蓋地。始不辜負平生行脚本志。然雖如是。且道此珠。畢竟自何而來。却請下一轉語。

去俗人家寄宿。看他得底人。吐露箇消息。直是天回地轉。雷動風行相似。無儻近傍處。無儻湊泊處。豈待人禪床上說。雪紙上寫得。以為參學耶。山僧不是作家。只是瞌睡老和尚。雖千聖。亦不知其落處。

繼定上人。相聚既久。縱儻有脚纔跨門。便知宗旨底眼目。也未夢見蔣山在。且道。蔣山有甚長處。試檢點看。

癡絕和尚語錄卷下(終)

No. 1376-B 龜銘

予紹熙壬子。出峽。夏於公安二聖時。松源倡密庵之道於饒之薦福。早嘆艱於著眾。適西湖妙果虛席。松源舉雲居首座曹源。應選。亦密庵之嗣也。聽其入門提唱有省。遂投誠而住。未幾歸侍司。甲寅夏。曹源有信上龜峯之命。復從其行。留三年。出澗。松源由虎丘遷靈隱。遁庵住華藏。肯堂住淨慈。皆往從之。松源在靈隱。門庭孤峻。八閱月。而後得歸堂。凡求掛搭。必呵斥不得親。一日忽曰。我八字打開掛搭

它。自是它蹉過了。當下始知。昔在龜峯三年。曹源怒罵嬉笑。皆為人之方便也。自此不疑天下老宿。到與不到。皆瞞我不得。已而隨緣放曠。曹源順寂。後二十年。為人推出。瓣香不敢忘。凡六處。所聚兄弟。不可謂無。只是用翳睛法者少。苦哉。吾宗喪矣。今年八十二。時節將至。扶病執筆。直敘得法之由。刻諸龕陰。以昭至信。淳祐十年。歲在庚戌。三月初六日。癡絕書。

No. 1376-C徑山癡絕禪師行狀

師名道冲。自號癡絕。武信長江苟氏子。母郭氏。嘗夢。經行木瓜樹下。其實纍纍。取而食之。占者謂。當產奇士。已而師生。豐上短下。資稟過人。長應進士舉。不利。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。禮修政落髮。游成都。習經論於大聖慈寺。未幾。以名相厭人。雅有志於出世間法。紹熙壬子。出峽。回旋荆楚間。時松源嶽。倡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。徑造其廬。適值歲饑。聞曹源生首眾雲居。松源以西湖妙果舉出世。師聽其入門語。有省。參堂俾侍香。甲寅夏。復從之。徙龜峯。留三年。以偈辭入澗。有尚餘窮相一雙手。要向諸方癢處爬之句。江湖至今傳誦。松源主靈隱。門庭高峻。不妄許可。師棲笠八閱月。未得歸堂。每囁嚅。欲自言。婁呵斥。不容近。一日有告之松源者。松源曰。我八字打開。挂搭他。自是他當面蹉過。師聞此語。口耳俱喪。始知侍曹源於妙果龜峯時。嬉笑怒罵。無非善巧方便。自此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。既而曹源順寂。遍歷諸老之門。踰二十年。淨慈肯堂充。華藏遁庵演。一見以為法器。知密庵之傳。必復興於異時。其後潛庵光。一翁如。癡鈍穎。掩室開。澗翁琰。皆分半座。俾倡所學。

嘉定己卯。由徑山。應嘉興光孝請。一薊為曹源。修末後供。寶慶乙酉。被堂帖。移蔣山。蔣山田多。依山瀕水。旱潦不常。歲租不足以供眾。師攻苦食淡。相安於寂寞。十四年。始終如一日。

時參樞抑齋陳公。開闢金陵。素敬師操行孤高。舉似於閩帥東叟曹公。會鼓山虛席。即命師主之。未行遷雪峯。嘉熙戊戌入院。甫半載。有。

旨。住太白名山。適育王住持。未得人。因師之至。又強之。兼領。師往來兩山間。四方學者。從之如歸市。聲聞京師。淳祐甲辰。

詔移靈隱。說法飛來峯下。追念密庵松源舊游。方思所以振起祖風。而魔事出於意料所不及。難以口舌爭。遽動終老故山之志。伐鼓亟去。雖京兆尹節齋趙公。致書力挽。堂帖有虎丘之命。昇師虛齋趙公。以蔣山起之。俱莫能回其意。

戊申春育王散席。諸大老。落落如晨星。惟師為叢林尊宿。眾舉於朝。日夜僭師之出。亦固辭乃已。明年己酉。訪丞相弘毅游公。侍郎滄洲程公。於苕溪私第。歸塗京兆節齋趙公。命駕遣書。要於路。留連郡治。彌兩旬。欲挽之為法華開山。懇祈再三。不得請。而

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。師謂。先諾。固不可違。

君命豈應引避。乃以九月。至法華。踰月登雙徑。實踵無準範之後。人神嚮合。聲權如雷。俄染疾在心膈間。飲啖日減。自冬涉春。形體雖羸。而陞堂提倡。精明如平時。三月六日。忽手書龕記。敘得法之由。遣遺書十數。且口占法語。寄無準塔所曰。無準忌。在十八。吾以十五即行。不得瓣香修供矣。侍僧駭其言。而以遺偈請。師笑曰。末後一句。無可商量。只要箇人。直下承當。即命筆。書辭眾上堂曰。世尊臨入涅槃。告眾云。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。瞻仰取足。無令後悔。今日即有。明日即無。拈云。世尊平生。用盡伎倆。臨死之際。求生不得生。求死不得死。山僧則不然。要行便行。要去便去。八臂那吒攔不住。

自是屏醫却藥。果至十四日夜分。起坐移頃而逝。後三日。茶毗。舍利五色。粲然。弟子遵遺教。奉靈骨。以庚戌五月十九日。歸葬金陵之玉山庵。學徒追悼不舍。中分其半。建塔徑山菖蒲田玉芝庵。實是月二十四日也。壽八十二。臘六十一。

師純誠無偽。表裏如一。待人恕而律己嚴。應世圓而領眾肅。住山三十年。所至以激揚宗風。為己任。以道法未得其傳。為己憂。平居簡淡沉默。若不能言。及坐籌室。勘驗衲子。機鋒一觸。猶雷奔電掣。海立江翻。皆茫然莫知湊泊。誓不輕以詞色假人。重誤來學。晚年無他好。多留意字法。於小楷。[宋-木+取]得三昧。往往端嚴凝重。類其人。僧俗歸敬。求法語偈贊。無虛日。雖祁寒盛暑。揮染不倦。士大夫多樂從之游。而尤為名公鉅卿。所推重。以至聲名喧傳海外。有具書禮。犯鯨波。而來問法者。其道德。有以服人。一至於此。方在天童育王時。被

旨開堂靈隱。束擔將戒行。而隣峯疾之者。聲言欲嗾群大逞。梗於中道。左右聞之。舉以告師。曰吾平日。以誠實接人。將何以加我。略不為之動。彼亦終於無所施而止。雙徑冷泉太白雪峯。海內甲剎也。近年以來。萌欲速之念者。挾奧援矜。智巧歷階而上。力可以通神。師則不然。短褐布衣。終其身。不為勢利所動。故其進不由介紹。其退心常泰然。真法門之棟梁。後學之標準也。鍾阜去東陽六十里。玉山實介其間。由潤而昇。禪錫經從。曾無駐足。放包之地。師誅茆結廬。鑿石開徑。倒囊鉢所有。不足以給土木之費。京湖制師無庵孟公。秋壑賈公。聞而為之助。京尹節齋趙公。繼捐金粟。以相其成。於是即庵之傍。定瘞骨之所。峯巒回環。龍虎對峙。既盡挹金陵諸山之秀。而玉山玉芝。其名又適相符。夫豈偶然哉。故其亡也。葬如其志。

既葬後一月。嗣法弟子。法鑑。致師遺書。以行實屬若琚。為之狀。顧方屏迹田里。多病侵陵。有所未暇。越再歲。其徒了源。持木石侍郎尤公所作語錄敘引。切切申前請益力。慨念。丙申之春。識師於獨龍岡下。一見傾蓋如故。今回首。十七年矣。誼不容辭。因摭門人所編行實。間參以所聞。緒次始末。面授了源。使持以乞銘于當世大手筆。為叢林不朽之傳。謹狀。

淳祐十二年。六月朔。朝散郎。新權知南雄州軍州。兼管內勸農事。借紫趙(若瑀)狀。

No. 1376-D

徑山玉芝庵主。源上人。持

癡絕老人語錄。求作行狀。留連踰月。談論鏗鏘。音吐鴻暢。眾中之龍象也。臨別書二絕。贈行。嬾翁(若瑀)。

暑入單絺雨壓塵。扣門仍喜客來頻。從容為說西來意。庭栢青青正可人。
應密單傳的的真。一番舉起一番新。老師末後殷勤語。直下承當正要人。
淳祐壬子。六月朔。書于。

靜壽堂。

秀野閑人徐(敏子)。微物塵納。併以一頌。上呈菴主禪師。

癡絕有菴不肯住。弄老挑雲徑山去。地水火風分裂時。親書贈予黃葛布。蛻封讀罷咽無語。會得龍鬚能辟暑。豈知玉骨本清涼。書則珍藏布不取。源老忽踏幽深路。道在隔山遙望處。巨帙已載閑葛藤。何堪又送閑家具。開眼一看笑呵呵。猶有這箇可奈何。來而不往非世法。聊効芹忱媿不多。兩角茶。十袋麪。寶瓶飛錢五十萬。虔心獻此一瓣香。奉為禪師作清薦。且問先師來不來。玉山菴頂碧雲開。更煩大眾打圓相。撥取青蓮火裏灰。

事師。不難於生。難於死。了源菴主。送。

癡絕翁死。奮不顧身。於艱棘中當大事。結集流通。自不為難而成其難。豈不踴歟。

秀野。

嬾翁。

皆翁方外友也。贈源祇夜。勉終其難。多敘於翁所得。恰如無垢對妙喜葛藤。嬾翁又為塔狀。以盛其死。囑源。歸刻兩菴間。不玉山則玉芝。豈特蔣徑知此翁不死。天下老和尚。亦皆知此翁不死。寶祐二年。四月八日。枯山比丘(良傳)敬跋。

No. 1376-E

東山正脉。無些子氣息。啐啄同時失底。猶未夢見此。徑山癡絕大禪師。說不說約博徧轉將瞿曇七處開口不得底。撒向諸人面前。爭奈盡大地。摸索他不著。摸索不著。只緣師自不知著落。到這裏。彈指一下。拂袖便行。總使不著。且道看訛在甚處。珊瑚枕上兩行淚。半是思君半恨君。淳祐辛亥。五月既望。顏(汝勳)敬識。

No. 1376-F

嘉熙戊戌。余假守四明。己亥癡縱冲老。來天童。間至郡齋。款語竟日。莫逆於心。甲辰奉勅。移靈隱。宗風大揚。一日拂衣去。盖為法界立砥柱。不作桑下計也。

乙巳訪余於金陵。余以蔣山屈之。師云。老僧纔展坐具。四方學徒雲集。此山產薄。向住十四年。至行乞以供粥飯。今老矣。不能為也。余為虛其座。俾保寧兼管。專以奉師。丁未余召還。師亦入浙。得旨主徑山席。又復過我。往來一紀。如初識。時庚戌三月。遺余書偈。且留銅爐古鑑。為別。愴然歎。斯人之不作。而佛法之中微也。余嘗問師佛法大意。師曰。日間做底。種種皆是。孟子曰。君子欲其自得。自得則居之安。資之深。取之左右逢其原。且道自得。得箇甚麼。於此薦取。即是佛法。辛亥其徒了源。出師語錄。示余云。語錄十冊。今取其一行於世。蓋師手編也。因書于卷後。而歸之。中伏日。雲泉野客趙(以夫)。

No. 1376-G補遺

讚偈頌

佛成道

正覺山前失眼睛。是凡是聖盡盲生。至今夜夜明星現。誰肯向伊行處行。

佛涅槃

山花如錦水如藍。觸目熙熙春正酣。若謂雙林曾滅度。分明蹉過老瞿曇。

二祖

隻臂冷隨霜刃落。雪花分墜立齊腰。覓心無得安心竟。行到窮源逢斷橋。

三祖

了知罪性本來無。絕後何曾得載甦。元是從前風恙病。被佗斷臂強塗糊。通身是病骨粘皮。舉世無人識得伊。縱使罪根都懺了。依前失却兩莖眉。

四祖

抹過從前解脫坑。雙溪路上絕人行。衣盂至老無分付。逼得栽松死復生。破頭峰頂掩禪關。三却天書不下山。究竟全無些氣息。有何面目見龍顏。

五祖

萬本青松手自栽。老來無復強追陪。可憐溪畔周家女。也被渠儂脫賺來。

六祖

七百高僧總會禪。眼空四海鼻遼天。黃梅若也無私曲。有甚衣盂到汝傳。菱花撲碎已諍訛。夜半傳衣事轉多。從此曹溪玄路絕。無風夜起拍天波。

談命

無位真人赤骨律。面門出入有誰知。太虛元與渠同壽。庚申憑君子細推。

省親

娘生面目既分明。遠不疎兮近不親。試向途中門歸客。不知誰是倚門人。

水燈

萬里烟波接素秋。銀缸耿耿泛中流。自從一點光明後。逐浪隨波未肯休。

宗派圖

列派分宗定此圖。繩繩相貫茲聯珠。不知佛祖未興日。還有許多消息無。

茗幕

五蘊山頭脫得身。草茆因此不同倫。幾番信手拈來用。大地從教絕點塵。

面桶

做時不費工夫。用處全無滲漏。任是鼻孔遼天。未免低頭相就。

(寶永己丑夏對考補寫于[莫-人+(乳-孚)]興室中)。

No. 1376-H

隨隱漫錄第五宋臨川陳隨隱撰云。閻妃以 特旨。奪靈隱寺菜園。建功德寺。住持冲癡絕。退隱示眾云。欲去不去被去礙。欲住不住被住礙。渾不礙。十洲三島鶴乾坤。四海五湖龍世界 隨隱拈云。長長還有人。看方丈也無。

No. 1376-I癡絕項王像贊

古崖評二條出枯崖漫錄卷下

癡山住徑山山門疏 璨無文

湯榜 眾寮祭癡絕

題靈源癡絕二禪師二帖 南堂了庵禪師

題癡絕和尚書應庵師祖法語

題癡絕示眾墨跡 元叟端禪師

題癡絕墨跡

跋癡絕讚迦文項王二墨跡

題癡絕和尚龕陰墨跡 松月印月江和尚語錄

悼癡翁 霽叟

題癡絕墨跡 北磻

跋無準癡絕北磻送演上人法語 璨無文語錄

跋癡絕和尚墨跡